

全拾冊

世說箋本

三四



多胡

大印長陳寔。蔡邕撰碑文。選作文為德表。範為士則。此注所引二句。則臨川原本為稱陳蕃之語。未詳。既平蜀。頗自矜伐。請伐吳。司馬昭使監軍衛瑾諭。瑾與鍾會。白艾有友狀。檻車徵艾。瑾殺艾。劉云。佳對王云。會卒對乃妙絕。上虞屬會稽國。即郡也。一支者。支券分支之支。魏書。蓋就會稽二字。取其一字。且取誓字之上。加山以為姓。以志其本也。此說見本傳注所引虞預書。但舊脫加字。今補之。本注家。稽山之側。因氏焉。亦為一說。康妻沛王太子之女。諸王女封鄉亭公主。中散太夫。

世說箋本卷三

言語中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

魏志曰艾字士載棘陽人少為農人養犢年十二隨

母至穎川讀故太師長碑文曰言為世範行為

士則遂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同者故改焉每

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

焉後見司馬宣王三碎為掾累遷征西將軍伐

蜀蜀平進位太 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

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者楚狂接輿也

好養性游諸名山嘗遇孔子而歌曰鳳兮鳳兮

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後入蜀在

我眉或云連呼人名本施之凡下况善艾賤草

山中鳥答之也鳳比孔子哀者嘆世不能引孔子

稀中散 稀康集叙曰康字叔夜誰國錡人王隱

世說箋本

卷三

一

六百石掌顧問應對無常
事若湯通流蕩遠游也
氏今新自京來榮華晉書
作榮泰觀如觀鑿於魯之
觀或屬下句非晉書作遊
大學無觀守王云世人但
却蔡中郎石經不知有嵇
中散此注具一大故事按
康亦寫蔡邕石經也先君
指康去康去大學也風器
風度才器陽病伴狂也亡
命脫名籍而逃亡也李云
奇甚史渙字公劉子靜仲
和蓋靜子若不勝衣見種
引註形貌柔和卑退也自
長或作自展
劉云為食叔夜至此情痛
可憐嵇紹叙他感發來歷
皆到此孺子忽忽過一生
惜哉晉書趙至傳遼西舉

世說新語卷三
譙國銓縣以出自會稽取國一支音同本奚焉
虞預晉書曰銓有嵇山家於其側因氏焉文章
叙錄曰康以魏長樂亭主語趙景真嵇紹趙至
景真代郡人漢末其祖流宕客緱氏令新之官
至年十二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
家也汝後能如此否至曰可爾耳歸便就師誦
書蚤聞父耕此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荅曰自
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年十四入
太學觀時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遂隨
車問先君姓名先君曰先君年少何以問我至曰
君數數狂走五里命徑至洛陽求索先君不得
病數年走五里命徑至洛陽求索先君不得
數處年十六遂亡命徑至洛陽求索先君不得
至邺沛國史仲和是魏領軍史渙孫也至便依
之遂名翼字陽和先君到邺至具道太學中事
便逐先君歸山陽經年至長七尺三寸潔白黑
髮赤唇明目鬚鬚不多閒詳安諦體若不勝衣
先君嘗謂之曰卿頭小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
瞻停諦有白起風至論議清辯有從橫才然亦

郡計吏到洛與父遇時母
既亡父欲令其官立弗之
告仍戒以不歸至乃還遼
西幽州辟部從事斷九獄
見稱精審大康中赴洛方
知母亡痛前志不就辨憤
慟哭歐血而卒年二十七
嚴尤前漢人見王莽傳史
記秦伐韓之野王上黨道
絕其守馮亭曰秦兵日進
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
趙因使人報趙平原君受
之澠池會見蘭相如傳劉
云本語量狄文采支離可
恨耳舜曲在瑤璣王衡璣
機也所以象天體之轉運
者衡璣管也橫而設之所
以窺戰者此謂天度也周
禮書以句股法度天地
者周公受之商高按夏至

不以自長也孟元基辟為遼東從事在郡斷九
獄見稱清當自痛棄親遠遊母亡不見吐血發
病服未竟而亡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
白起平原君勸趙孝成王受馮亭王曰受之秦
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渑池
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
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
分明者難與爭鋒廉頗視瞻不轉者執志彊也可與
持久難與爭鋒廉頗頗為人勇驚而愛士知難而
忍恥以當之野戰則不如持恨量小狹趙云尺表
能審璣衡之度周髀曰夏至北方三萬五千里中
樹表則無影矣周髀長八尺夏至日晷尺六寸
髀股也晷勾也正南千里勾尺五寸正北千里
勾尺七寸周寸管能測往復之氣呂氏春秋曰
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
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管制十

北方。北當作南。二字衍。則無影當作測影。無字衍。周髀長十二字。當在晷勾也。丁甄鸞曰。南戴日下立八尺表。表影千里而差一。寸是則天上一寸。地下千里。今夏至影有一尺六寸。故知其萬六千里。冬至影一丈三尺五寸。則知其十三萬五千里。按故下舊脫知字。萬六千里十三萬五千里。謂日去立表地之里數也。周禮疏從上向下八萬里。故八尺為法。按立表地影一尺六寸。故從立表地至南千里。則影一尺五寸。從立表地至北千里。則影一尺七寸。書名舊作之名。誤解步米切。自大之自。一作在嶓山澗間也。一說。

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晉諸公贊曰。喜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少有高行。研精藝學。宣帝為相。國祚大喜。喜固辭疾。景帝輔政。為從事中郎。累遷光祿大夫。特進。贈太保。

瓦崙之北谷名也。十二律以五聲還相為宮。故至六也。皆有名目。文選注。柳塞也。葭蘆也。葭其筒中白皮。至薄者。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案上。以葭草灰。抑其兩端。按律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灰散。人及風所動者。灰聚。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王弼老子注云。一者。是。一物所以為主也。各一純一。以其一。致此清寧貞。之一也。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牕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有難色。帝笑之。荀綽冀州記曰。奮字武秋。性清平。有識。自吏部郎出。為冀州刺史。晉諸公贊曰。奮體量清雅。有曾祖寵之風。遷尚書令。為荀顛。奮荅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今之水牛。唯謂之吳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

唐裂每至暑夏輒膏汗流
 溢見異苑如此人乃云畏
 風不可曉或謂異質按魏
 志註奮長八尺清雅作通
 雅按荀頤當作苗頤荀頤
 字景倩穎川人或第六子
 博學洽聞意思慎密佐命
 晉室位至大尉封臨淮康
 公文選彈王原文滿奮身
 須西朝註苗頤殺滿奮是
 也
 解禊上已於流水洗濯祓
 除謂之祓禊解記解罪求
 福也莊子解之有痔病者
 不可適河成公綏洛禊賦
 後除解禊同會洛濱諸爽
 賦伊暮春之今月將解禊
 於通川或云解禊當作脩
 禊永喜五年王衍奉東海
 王越表還石勒追之全軍

諸名士其至洛水戲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禊事明日或
 問濟曰昨游有還樂令也廣問王夷甫曰今日戲
 何語議濟云云王衍字夷甫琅邪臨沂人司
 樂乎徒戎從弟父以平北將軍夷甫蚤知名以
 清虛通理稱仕至太尉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
 有雅致晉惠帝起居注曰裴頠字逸民河東聞
 濟有清識稽古善言名理履行高整自少張茂
 知名歷侍中尚書左僕射為趙王倫所害
 先論史漢靡靡可聽王隱晉書曰張華字茂先
 倫所善晉陽秋曰華博覽洽聞無不貫綜世祖
 嘗問漢事及建章千門萬戶華畫地成圖應對
 如流張安世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
 不能過也晉諸公贊曰夷甫好尚談稱為時人物
 玄箸所宗姚培謙云延陵吳季札子房張良

皆沒勒夜使人排墻殺之
 勒武郡羯人詳下永康元
 年賈后毒殺太子通趙王
 倫廢殺后叔張華裴頠皆
 殺之前漢張安世子子孺
 強記默識見賞譽篇列云
 玄箸猶沈著王云著古本
 原作著字不可曉後皆倣
 此按著陟略切本作著今
 作著字彙辨之
 大中正掌州內人物品量
 望第以本州門望高者領
 之無品秩又有小中正品
 狀下脫至楚二字晉書有
 之卿奮作卿誤也卿指孫
 宏父為子品評故當難言
 江賦長波浹浹泃泃冷三
 字同音泃泃水滂滂也羣
 柯魁壘貌正字通人性體
 卓特者亦曰羣柯王云注

王武子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
 中書郎孫子荆文士傳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中
 終太僕南陽太守宏之子鄉人王濟豪俊公子為
 本州大中正訪問宏為鄉里品狀濟曰此人非
 卿評所能名吾自狀之曰天才各言其土地人
 英持亮拔不羣仕至馮翊太守
 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
 且貞孫云其山靠魏以嵯峨其水泃泃而揚波
 其人磊砢而英多按二秦記語林載蜀人伊籍
 樂令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字彥輔晉書曰樂廣
 夷冲曠加有理識累遷侍中河南尹在朝廷用
 心虛淡時人重其貞貴代王戎為尚書令八王
 故事曰司馬穎字叔度世祖王兄長沙王執權
 第十九子封成都王大將軍

是也吳蜀當此語是本色
按王孫同為太原人不當
土風之異如此齊王問驕
恣成都王使長沙王殺之
而後潛圖長沙王在大安
二年

晉書虞預字叔寧除散騎
常侍領著書四千餘卷
羣小群小人也出詩經
五男在京故云愛一而
實成都王則五男被誅廣
三子訖擊謝老云乘一女
保五男蓋取諸夫古有此
語樂用之非樂實有五男
也臨川原本謝景重曰樂
彥輔有言云云又魏書王
謂曰昔人不一女易象
男皆祖樂語
對志蘇竹秦宮枕石漱流
吟咏緜袍陸機逸民賦枕

於洛晉百官名曰司馬又字士度封長遂構兵

相圖長沙王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

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有婚親羣小讒於長

沙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若徐荅曰豈以

五男易一女晉陽秋曰成都王之起兵長沙王

猶疑之遂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

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

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陸機詣王武子晉陽秋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

短策而遂往乃枕石而漱
流王云誤語乃得佳遂為
口實此王子敬畫蠅也按
吳曹弗與誤點屏風因畫
成蠅王子敬畫扇誤落筆
就画一生甚妙王以畫蠅
為子敬事誤也陸遜字伯
言抗字幼節雲字士龍晉
武帝時改諸王國相為內
史平原王幹字子良宣帝
之子按羊酪以羊乳汁作
之其味淡而滑尊乘未下
鹽政亦淡而滑故為名對
晉書無有但耳三字正字
通未當作末十里末下皆
地名因話錄亦同考云杜
甫詩豉化尊絲熟注豉鹽
豉尤美按或以鹽豉為二
物者非

雲並有儁才司空張華見而說之曰平吳之利

在獲二儁機別傳曰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入

晉仕著作郎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

至平原內史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尊羹但未下鹽

豉耳劉辰翁云最得應對之外言外謂下鹽豉

賞耳王世懋云千里湖名也顧惇量按據陽湖在深

此則以未下為末下亦作地名解者非矣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瘡也

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瘡俗傳行瘡鬼

人故光武嘗謂景丹曰嘗聞壯小多不病巨

士不病瘡大將軍反病瘡耶答曰來病君子

所以為瘡耳

郭洗馬入洛聽伎人歌言佳石季倫問其曲崇石

晉鄧粲長沙人

別郭云不知季倫笑曰卿不識曲那得言佳郭
荅曰譬如見西施西子何必識姓名然後知美
鄧粲晉紀曰郭誦字敬言官至太子洗馬晉陽
秋曰初誦仕吳為蒸陽令入晉久不進序陸機
薦之曰誦風度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
幹事出自新朝無知己居在遐外志不自營
年時倏忽邈無階緒實

新邦兵地新入版圖
按隨文與其薦賀猶表大
半相同可怪表見吳志賀
劭傳注

幕府初開鈔撮蓋謂齊王
攸也
仄側同

隋珠事見高誘淮南子注
及搜神記

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雋於巖穴君吳楚之士
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荅曰夜光之
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舊說云隋侯出行有蛇
斬而中斷者侯連而續

季云無大味

成周即洛邑也

左傳心不則德義之經曰
頌華令思名譚酬對詞出晉
書

王云此問者自責被統
都郡未詳鈔撮蓋河南郡
崔杼陳恒齊國大夫皆獄
君者詳春秋桓殺簡公人也

之蛇遂得生而去後街明月珠以報其德光明
照夜同畫因曰隋珠左思吳都賦所謂隋侯鄙
其夜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韓氏曰和
氏之璧蓋
出於中井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按孟子
曰舜生
於諸馮東夷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賢聖所出何
西夷人也則東夷是舜非禹也
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尚書曰成
周既成遷
殷頑民作多士孔安國注曰殷大夫心
不則德義之經故徙於王都通教誨也得無諸
君是其苗裔乎按華令思舉秀才入洛與王武
子相酬對皆與此言不異無容
兩人同有此辭
疑世說穿鑿也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
幾世荅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恒晉百官
名曰崔

顯魚豈切

蝶蝶慢也汝穎汝南穎川也遲讀為東陵東猶陂池也言事物稍稍衰替如丘陵漸夷也杜預也劉云極鄙而隱李云太無味

新亭在江寧縣十里藉薦也升草也司馬恢之字季明譙王恬子也官驃騎司馬丹陽尹為桓玄所害風景光景色浴中遊宴多在河濱而新亭臨江渚

豹字正熊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太傅丞

庚公造周伯仁安虞預晉書曰周顛字伯仁汝南

陽秋曰顛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巖然儕輩

不敢媿也汝南賁泰淵通清操之士嘗嘆曰汝

穎固多賢士自頃陵遲雅道殆衰今復見周伯

仁伯仁將祛舊風清我邦族矣舉寒素累遷尚

書僕射為伯仁曰君何所欣悅而忽肥庾曰君

復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

虛日來滓穢日去耳○雅子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陽

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

劉云俯仰情至

王裁字士初暘或作暢古本皆暢說文徐注暘長也从田易聲借為通暘之暘俗作暢非

按顧氏此說有理然今姑从王本又載顧說以任說者取捨

史記中國名赤縣神州

南冠楚冠也一事見左傳成七年及九年

淚唯王丞相丞相別傳曰王導字茂弘琅琊人

知名家世貧約恬曠樂道未嘗以風塵經懷也

顧深抱黍離之痛及詣王丞相既出慨然言曰

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復何憂要語自不可刪今

作補註於此凡原本所有王本所無審其必不

當刪者或仍增本文或補入夾註至條綴門類

有原本在此而王本在彼刪入夾註至條綴門類

然而他本不然者今隨處審量或仍從原本或

悉依王本或別採善本未嘗逐條摘注合觀全豹

條摘注合觀全豹倣此可見愀然變色曰當

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春秋

楚伐鄭諸侯救之鄭執鄭公鍾儀獻晉景公觀

軍府見而問之曰南冠而縶者為誰有司對曰

楚囚也使之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能為樂乎

曰楚囚君子職敢有二事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

曰楚囚君盍歸之以合晉楚之成

劉云似痴似癡似多似少。轉使柔情易斷。非丈夫語。然非我輩未易能言。王云。至今說之。欲絕。況在當時。德音而聆者邪。璉字伯王。恒字巨山。謝錕字幼興。亞父猶仲父也。見項羽傳。晉公子重耳在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曰。秦晉匹也。見左傳。玠兄名璉字仲寶。

思思求也。憶記念也。情者性所動也。虛靜不憶。故初無情。李云。好箇太真。思由微生。微則憶至。不思不憶。固也能不餓乎。非人情矣。按避穀亦在修練之近日。老僧德木木衣不食。但其人思味與木石同。如文舉。

此答德本不唯不能言。亦不能解。蓋覺文舉之為實。蘭止也。吳都賦。寒暑隔閩。於遠宇。冠成指劉聰等。本朝謂元帝中與江東。既碑鮮卑種也。初與劉琨歃血相盟。期以翼戴晉室。既琨子群為段末杯所得。末杯欲與之。讓匹碑事。世現實不知。匹碑殺之。贈大尉。諡曰愍。隗囂字季蓋。天水成紀人也。據隴西。欲為西伯之事。窺視下冀。望于上也。盜名字謂僭號。帝王也。國語使張光延君譽於四方。匡立諸匡。天下立天子也。二都洛陽長安也。劉聰陷洛陽。虜懷帝。又陷長安。虜愍帝。永嘉三年。拜琨為司徒。都督并冀。

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頓。語左右云。見此芒芒。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晉諸公贊曰。衛玠字叔寶。河東安邑人。祖父璉。太尉。父恒。黃門侍郎。玠別傳曰。玠穎識通達。天韻標令。陳郡謝幼輿。敬以亞父之禮。娶廣女。裴叔道曰。妻父有冰清之姿。婿有璧潤之望。所謂秦晉之匹也。為太子洗馬。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兄別於梁里。潤語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日忠臣致身之道。可。按此真大丈夫語。憂國何無此數。不勉乎。行至豫章。乃空。夫。但其語意。壁潤神清。所以被看殺也。

溫太真問郭文舉。饑則思食。壯則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舉荅曰。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抱朴子曰。郭文舉。人陸渾山。

劉琨雖隔閩寇戎。志存本朝。王隱晉書曰。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

祖邁。有經國之才。父璠。光祿大夫。琨。少稱雋朗。累遷。司徒。長史。尚書右丞。迎大駕於長安。以有殊勳。封廣武侯。年三十五出。謂溫嶠曰。班彪識為并州刺史。為段匹碑所害。謂溫嶠曰。班彪識。

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漢書叙傳曰。風人客。於天水隴西。隗囂有窺覲之志。彪作王命論。以諷之。東觀漢記曰。馬援從公孫述。隗囂游。後見光武。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下寥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壯之。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於河。

北使卿延譽於江南。子其行乎。溫曰。嶠雖不敏。才非昔人。明公以桓文之姿。建匡立之功。豈敢。

辭命。虞預晉書曰。嶠字太真。太原祁人。少標俊。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聞元皇受命。中興。慷慨幽朔。志存本朝。使嶠奉使。嶠喟然對曰。嶠雖乏。

幽三州諸軍事趙奮作張
誤也趙趙表也考作孤孤
侵也魏略劉廣謝劉表感
未有管孤桓文之烈勒達
勸之外即帝位也
郝慮字鴻豫冠帶衣冠
富貴之家也
明一作名是

世故世事紛紜亂擾台鼎
三公也朱博事見前漢五
行志臨拜拜丞相也延章
延入而登殿也策詔也洪
範五行傳論漢劉向者五
行傳記漢許商著劉云解
得精爽

註一說翰音雞也見禮記
異為雞故曰翰音雞短羽
不能高飛安能登天

隱隱蔽也進於衆人之上
以隱蔽之劉云隱作映解
李云隱字非蔭映一說同
在一處為周所掩故曰隱
蔭蔭覆也映猶隱也

能使人至我即養望意

王云高坐寺名迄今無改
胡指西戎尸利審此譯吉
友見翻譯書此土指漢天
資天性也

世故

管趙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敢辭不敏以違
高旨以左長史奉使勸進累遷驃騎大將軍
郝太尉拜司空郝鑒別傳曰鑒字道徽高平金
鄉人漢御史大夫郝慮後也少

有體正軌思經籍以儒雅著名永嘉末天下大
亂饑饉相望冠帶以下皆割己之資鑒元皇
徵為領軍遷司空太尉按臨川原本載郝公值
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公明德傳其
飯之公常携兄子邁及外生周翼小兒往食
鄉人曰各自飢困以君之賢欲共濟君耳恐不
能兼有所有存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兩頰還吐
與二兒得並存公過江後郝公亡翼為剡縣解
職歸席苦於公靈床頭心喪終二年注中典書
曰鑒兄子邁字思遠有幹世才累遷少府護軍
周氏譜曰翼字子卿陳郡人祖奕語同坐曰平

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紜遂至台鼎朱博翰音
實愧於懷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為丞相
臨拜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

場雄李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
空名得進則有無形之聲博後坐事自殺故序
傳曰博之翰音鼓妖先作易中孚曰上九翰音
登於天貞凶王弼注曰翰高飛也音者音飛而
實不從也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
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
阮邪荅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鄧粲晉紀
曰伯仁儀

容弘偉善於俛仰應荅精神足以蔭映數人深
自持能致人而未嘗徃焉王世懋云隱字費解
不如註中
蔭映二字

高坐道人不作漢語高坐別傳曰和尚胡名尸
黎密西域人傳云國王子

以國讓弟遂為沙門永嘉中始到此土止於大
市中和尚天資高朗風韻適適丞相王公一見

資天性也

劉云可以逃厥祝咒通祀
 即陀羅尼靈坐供靈之几
 延廢與猶舉借領受也神
 領神解也塔寺記梁劉瑛
 撰石于岡在建業南頭陀
 梵語亦云杜多此言抄數
 謂抄數煩惱離諸滯著也
 大品十二頭陀一作阿蘭
 若一常乞食三衲衣四一
 坐食五節量食六中後不
 飲漿七家間住八樹下九
 露地坐十常坐不卧十一
 次第乞食十二但三衣
 梗草木之刺刺人者以喻
 難處也登山登耶邪山也
 索解當家人言艱險之愁
 我始有欲愁之意按此謝
 公在後時追想安期當時
 也往往出也形神俱往謂
 其不在此而非平情也言

奇之以為吾之徒也周僕射領選撫其背而歎
 曰若選得此賢令人無恨俄而周侯遇害和尚
 對其靈坐作胡祝數千言音聲高暢既而揮涕
 收淚其哀樂廢興皆此類性高簡不學晉語諸
 公與之言皆因傳譏然神領意得頓在言前塔
 寺記曰尺黎密塚曰高坐在石子岡常行頭陀
 卒於塚邊立寺因名焉晉元帝或問此意簡文曰以
 於塚邊立寺因名焉晉元帝或問此意簡文曰以
 簡應對之煩少子也仁聞有智度穆帝幼冲以
 撫軍輔政大司馬桓溫廢
 海西公而立帝在位二年
 王安期去官東渡江道路梗澁人懷危懼王每
 遇難險處之夷然雖家人不見其憂喜之色既
 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謝太
 傅曰當爾時覺形神俱往名士傳曰王承字安
 期太原晉陽人父湛

吾想安期當爾時乃始當
 覺慘然可悲故云我始欲
 愁衷情與苟未免有情相
 似句法與王司州當爾時
 覺一坐無人相回劉云有
 味外味佛圖亦作浮圖
 即塔也此言寺耳本邦人
 呼佛為浮圖家亦是沙羅
 譯云堅固四方各双故名
 双樹鈔撮涅槃經我今身
 痛又言極患腹痛方等泥
 洹云舉身皆痛又云背痛
 津梁本出列子此以謂濟
 度也孟嘉孟子二十二
 世孫陶淵明外祖父也盧
 陵一作盧江凌本昌下有
 楊新縣三字淵明孟府君
 傳下都作下郡下郡即盧
 陵對曰下有不知二字傳
 云時庾亮崇脩學校高選

汝南太守承冲淡寡欲無所循尚累遷東海內
 史為政清靜吏民懷之避亂渡江元皇為鎮東
 引為從愁與夷然對欲鎮衆情故夷然如常至
 事中郎大艱險乃歎曰我亦欲與眾人同愁悶
 庚公嘗入佛圖見臥佛涅槃經云如來背痛於
 之圖繪者雙樹間北首而臥故後
 為此象曰此子疲於津梁於時以為名言
 孟萬年好飲喜酣暢孟嘉別傳曰嘉字萬年江
 祖父楫晉廬陵太守宗葬武昌子孫家焉嘉少
 以清操知名庾亮領江州辟嘉部廬陵從事下
 都還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待還當問從事吏
 亮舉塵尾掩口而笑語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
 人轉勸桓宣武嘗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孟荅
 學從事曰公但未知酒中趣耳桓溫別傳曰溫字元子
 榮後也父彞有識鑿溫少有豪邁風氣為溫嶠
 所知累遷琅邪內史進征西大將軍鎮西夏時

儒官以君望實故應尚德

逆胡未誅餘虛假息溫親勒郡卒建旗

之舉蜀志尹默燕周皆為

致討清蕩伊洛展敬園陵薨謚宣武侯

勸學從事從事吏事字衍

桓宣武嘗問孟萬年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養老禮有三老五更永平

何也孟荅曰漸近自然一坐咨嗟

二年行養老禮以李躬為

內史華氏世本日瞻字景游京兆長安人太常

三老桓榮為五更榮字春

家著作郎中朝亂依王敦為戶曹參軍歷安豐

卿官太子少傅江左人稱

新蔡西陽太守見敦以故壞裘賜老病外部都

荆榮等州曰西夏桓彝字

督瞻諫曰尊衰雖故不宜與小吏敦曰何為不

茂倫宣城太守餘燼餘冠

可瞻時因醉曰若上服皆可用賜貂蟬亦可賜

段息少延視息也謂其未

下乎敦曰非喻所引如此不堪二千石瞻曰瞻

滅永和十二年温自江陵

視去西陽如脫屣耳敦反乃左遷隨部內史

北伐謁諸陵墳墓毀壞者

資暇錄四郡註出三郡太

脩復之絲竹二句古語見

將軍謂敦也大將軍屬官

將軍謂敦也大將軍屬官

有戶曹開府位公者置帳

下都督外都督各一人范

史興服志侍中冠武弁大

冠加金貂附蟬為文貂尾

為飾謂文惠文冠王敦歷

侍中為大將軍蓋兼內任

未三十已為萬石亦太蚤瞻曰方於將軍少為

而冠貂蟬也杜詩綵戎皆

太蚤比之甘羅已為太老

挿侍中貂貂取內勁外柔

後知敦有異志建興四年與第五琦據以荅敦

蟬取清高出師表引喻失

距敦竟為所害史記曰甘羅秦相茂之孫也年

漢武曰吾視棄妻子如

十二而秦相呂不韋欲使張唐相燕唐不肯行

脫蹠耳晉職官志郡皆置

封甘羅說而行之又請車五乘以使趨還報秦

太守河南郡京師所在則

曰君諸王國以內史掌太

守之任此隨郡內史未詳

為何國主敦反尋卒乃發

敦瘞出屍焚其衣冠跪而

斬之騰云總計四郡戶曹

內史祿以為萬石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恨

獻替獻可替否也國語夫

士行其先翻陽人後徙潯陽侃少有遠槩綱維

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

來匡主寧民君其人也劉弘鎮河南取為長史

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替首

謂侃曰昔吾為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當居

刺廢也劉弘字季和沛國

加羽葆鼓吹封長沙郡公大將軍贊拜不名劍

蕭人封新城公是時天下

履上殿進太尉贈大司馬謚桓公按王隱晉書

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

載侃臨終表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先

國羊大傳祐也身自指詞

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先

六朝語身處猶言我今所
在官。按相如字考云相去
聲。相人之相宋高祖紀有
大勳者皆加羽葆後漢百
官志將軍賜鼓吹羽葆蓋
車合聚五彩羽為幢也鼓
吹者軍樂也。凡朝儀贊者
引百官進退其令拜必呼
其名其所敬異者但以官
稱不名也。漢官儀上公九
命則劍履上殿蕭何傳帶
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石虎
石勒從弟勒死。弒勒子弘
自立。見下。李雄。人李特
子也。自稱成都王。蓋選
也。代人替人也。代己之人
劉云表辭甚佳。丈夫本志
及復略盡復何求哉。若以
外臣輒及君側有非可必
於身後流俗近言非事實

朝歷世異恩。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
當復何恨。但以餘寇未誅。山陵未復。所以憤慨。
兼懷唯此而已。猶冀犬馬之齒尚可。少延欲息。
陛下北吞石虎。西誅李雄。勢遂不振。良圖永息。
臨書撫腕。涕泗橫流。伏願選代。使人必得。良
才。足奉宣王。猷遵成志。業則雖死之日。猶生
之。非無表替。若仁祖聞之。陳郡人父。謝尚。字仁祖。
此哀慟過人。及遭父喪。溫嶠。喑之。尚號。呼極哀。
既而收涕。告訴有異。常童嶠。奇之。由是知名。任
至鎮西將軍。曰。時無豎刁。故不貽陶公話言。呂
豫州刺史。曰。管仲病。桓公問曰。子如不諱。誰代子。
春。豎刁何如。管仲曰。自宮。以事君。非人情。必不
可用。後時賢以為德音。劉辰翁云。
果亂齊。時賢以為德音。似厚似譏。
釋道安。俊辯。有高才。安和上。傳曰。釋道安者。常
作沙門。神性聰敏。而貌至陋。佛圖澄甚重之。值
石氏亂。於陸渾山脩學。為慕容俊所逼。乃住襄

按若以外臣以下。疑有脫
誤。話善言也。話言見詩經。
不諱。謂死也。宮。割勢。即廢
刑也。
沙門。稱釈。自道安始。而貌
一作面貌。石氏。石勒。石虎。
慕容儁。字宣英。皝子也。永
和八年。僭即帝位。國號燕。
鈔撮此是二人初相見時
語。見晉書。考云。陸機。演連
珠。谷風。乘條。必降。弥天。之
潤。李善。註。洪範。五行。傳。雲
起於山。而弥於天。鈔撮引
石林燕語。高僧傳。載鑿齒
與安書云。夫不終朝而兩
六合者。弥天之雲。弘淵源
而潤八極者。四海之流也。
按丹鉛續錄。老子。知足不
辱。知止不殆。足與辱。殆與
止。與殆。同韻也。韓非子。名

陽。以佛法東流。經籍錯謬。更為條章。標序。自北
來。荆州。與習鑿齒相見。晉中興書曰。習鑿齒。道安
因自通曰。彌天釋道安。習答曰。四海習鑿齒。當
時以為名對。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遊朱門。答
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遊蓬戶。俗法深不知其
之。胤也。道徽。高扇。譽播。山東。為中州劉公弟子。
值永嘉亂。投迹揚土。居止京邑。內持法網。外允
具瞻。弘道之法。師也。以業慈清淨。而不耐風塵。
考室。剡縣。東二百里。岬山。中高麗。道人書稱。其德
浩然。支道林。宗其風範。與高麗道人書稱。其德
行。年七十。有九。終於山中。也。高麗道人。書稱。其德
師。居會稽。皇帝重其風德。遣使迎焉。法師暫出。
應命。司徒會稽王。天性虛澹。與法師結殷勤之

正物定名倚物徙亦以正
 拉定倚拉徙也八字之內
 而四韻者僅見此耳因疑
 此亦以天拉安海拉齒故
 為名對不然徒稱天稱
 四海不過自誇大有何風
 味 索解引僧史略沙門
 對君王亦只稱貧道按此
 註必引僧傳文而失書名
 鈔撮引高僧傳竺道潛字
 法深姓王瑯琊人晉丞相
 敦之弟也年十八出家事
 中州劉元真為師按敦有
 兄舍無弟允當也或云哀
 姜不允於魯之允具瞻衆
 人之所瞻仰也詩經良具
 爾瞻考成也索解高逸沙
 門傳即法深所著 考云
 度徒落切名字取諸左傳
 咨親為詢咨禮為度欽敬

弟乃甚癡都欲嘲棄之玄度為作賓主相對劉
 真長笑曰玄度為弟婚施十重鐵步障續晉陽秋曰許
 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玄孫總角秀惠
 衆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司徒掾辟不就蚤空
 竺法暢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
 得在法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法暢
 氏族所出未詳法暢著人物論自
 叙其美云暢悟銳有神才辭通辯
 庾穉恭為荊州庾翼別傳曰翼字穉恭潁川鄆
 許之兄太尉亮薨朝議推本乃以翼
 都督六州進安西將軍荊州刺史

慕也遲侯也考云此喻許
 隱蔽翁和也綱目集覽步
 障今聖憲是也小竹交
 結為之衣以布或帛可舒
 可卷石崇作錦步障五十
 里 世說古本竺作便
 太舊作七安西作征南傳
 咸字長翼有集十七卷見
 隋經籍志言中國人無意
 於此製也庾懌獻白羽扇
 見本傳懌字叔預亮弟翼
 兄也官西中郎將劉訥字
 令言大傳蓋東海王越也
 永嘉四年越以行臺自隨
 悉兵空國而出瑯琊王時
 都督楊州王云按劉公幹
 答魏太子書云夏屋初成
 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
 熟而農夫先嘗其粒訥語
 本此又云駢語乃玄

成帝成帝疑是故物傳咸羽扇賦序曰昔吳人
 方圓二扇而功無加然中國莫有生意者滅吳
 之後翕然貴之無人不按庾懌以白羽扇獻
 成帝帝嫌其非新 侍中劉劭曰彦祖彭城叢亭
 反之不聞翼也
 人祖訥司隸校尉父松成臯令劭博識好學多
 藝能善草隸初仕領軍參軍大傳出東劭謂京
 州歷侍中豫章太守栢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
 管絃繁奏鍾夔先聽其音鍾夔樂正穉恭上扇
 以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晉中興士人書曰
 士人皆欽慕仰愛之
 何驃騎亡後何充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

佑一作祐。訥字文開。俱見

容止篇。

檢拾高尚。

哀帝王皇后名穆之。濛之

女。

劉云謂宜遜會稽王也。按

會稽王即簡文。

康帝褚皇后名赫子。哀之

女。

時哀都督徐表青楊等州

諸軍事。鎮京口。京口在丹

徒縣。即北府。

時桓温都督荆梁等州諸

軍事。聞漢主李勢驕淫不

恤國事。温自將步卒直指

成都。勢出降。拜表上表也。

通鑑註。輒專也。謂表請伐

蜀。不待命輒往也。

王長史別傳曰。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其先出自周室。經漢魏世。為大族。祖佑。北軍中侯。父訥。葉令。濛。神氣清。年十餘歲。放邁不羣。弱冠。檢尚風流。雅雅正。外絕榮競。內寡私欲。辟司徒掾。中書郎。以後父。劉尹同詣褚。褚曰。真長。何以處我。贈光祿大夫。

真長顧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視王。王曰。國自有

周公。晉陽秋曰。充之卒。議者謂太后父哀。宜乘

日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

之。哀長史王胡之亦勸歸藩。於是固辭歸京。顧

惇量按。國自有周。公句非此注。不明。

桓公入峽。絕壁天懸。騰波迅急。晉陽秋曰。温以

領七千餘人伐。廼歎曰。既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如何。折坂歎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郯。九

病去官。後王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非王陽所畏之道邪。吏曰。是。此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瑯邪時種柳。皆已十

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

流淚。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

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爰為王。前

驅。衛詩也。爰。長一。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

于邁。魯頌。泮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中興書曰。悅字君叔。晉陵人。初為殷

本傳。温初除瑯邪太守。後欲修復園陵。移都洛陽。自江陵北伐姚襄。行經金城。劉云。寫得沈至。正在後八字耳。若止於桓公口語。安得如此。悽愴。李云。極感極悲。王云。大都是王敦擊唾聲意。

劉云兩得詞體。

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桓温因朝野之怨。上疏數浩之罪。廢為庶人。徙信安。

遂卒徙所後顧悅上疏訟浩追復浩本官大宗簡文也時撫軍大將軍輔政晉書左丞作右丞尚書左丞總領綱紀無所不統考云爾雅水邊蒲柳古今註蒲柳生水邊葉似青楊一說此謂蒲與柳也東坡詩喬松百丈蒼鬚鬚擾々下笑柳與蒲用顧之言也姿資通斑白見孟子注半白斑然也按二毛之意劉云清言徑造

濠汜水上也梁魚梁也儵音由好游水面小白魚也以境內累請奏以國事也中箭藏之以箭覆之以巾

浩揚州別駕浩卒上疏理浩或諫以浩為太宗所廢必不依許悅固爭之浩果得申物論稱之書左丞尚書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顧凱之為父傳曰君入見王王髮無二毛而君已斑白問君年乃曰卿何偏早白君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臣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

翳然林木使自有濠濮間想也濠濮二水名也莊子曰莊子與惠子游濠梁水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邪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也莊周鈞在濮水楚王使二大夫造焉曰願以境內累莊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者死已三千年矣中笥而藏於廟此寧曳尾於塗中寧留骨而貴

應登云作不覺

按自中年後或傷於哀樂或與親友別則輒為數日惡以言壯時不如此而今心氣衰也故王答曰人至晚年自然如此索解晚年只賴絲竹陶寫憂愁得延日耳夫我為之不過陶寫憂愁而常恐兒輩認我好之已亦以為欣樂之具却損我欣樂之趣考云東坡詩况復情所鍾感繫華中年正賴絲竹陶寫有餘歡常恐兒輩覺坐令高趣闕又人生此樂須天賦莫遣兒曹取次知亦此意陶洵通真字世將平南將軍虞或作翼字相通王云高視世外不韻寡雅趣也

乎二大夫曰寧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亦寧曳尾於塗中莊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謝太傅語王右軍曰中年傷於哀樂與親友別

輒作數日惡王曰文字志曰王羲之字逸少琅琊臨沂人父曠淮南太守羲之少朗拔為叔父虞所賞善草隸累遷江州刺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年在桑榆

自然至此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欣樂

之趣劉辰翁云自家潦倒憂及兒輩真鍾情語也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

貧道重其神駿高逸沙門傳曰支遁字道林河

氏少而任心獨往風期高亮家世奉法嘗於餘

杭山沈思道行冷然獨暢年二十五始釋形入

道年五十三。終於洛陽。

佛圖澄與諸石遊。

澄別傳曰道人佛圖澄不知何許人出於燉煌好佛道出

家為沙門永嘉中至洛陽值京師有難潛遁草澤間石勒雄異好殺害因勒大將軍郭默畧見

勒以麻油塗掌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圖鈴聲逆知禍福勒甚敬信之虎即位亦師澄號大

石虎曰石者朕也師葬我而去矣未幾虎死裴裴舊

屍唯袈裟法服在焉林公曰澄以石虎為海

從毛葛浩字苑改从衣

按索解以無心待之也莊子當作列子

王云今史虎是勒從子

鷗鳥趙書曰虎字季龍勒從弟也征伐每斬將人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游鷗之至者數百

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從汝游取來玩之明日之海上鷗舞而不下劉

辰翁云謂玩虎於掌中耳

恐八寸也咫尺謂至近也鈔撮關涉也由也觸云金華殿之語猶言儒生之常

談劉云深於談者有深有淺其義多解不能盡應登

劉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云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劉曰此未關至極自是金華殿

云言其講說可聽而未到至處耳漢書註宴暱殿名親戚宴飲會同之殿寬中字少君傳夏侯尚書

之語漢書叙傳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於成帝宜勸學召見宴暱拜為中常侍時上方向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詔伯受之

又字叔源澄字平子

劉尹云人想王荆產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

應登云介葛盧能辨牛語謂靈語亦然索解認蠻人為禽獸

耳荆產王微小字也王氏譜曰微字幼仁琅邪人祖父父平北將軍父澄荆州刺史微歷尚書郎右軍司馬劉辰翁云以其名家意思其佳耳竟似不滿

按列子東方介氏之國其人解六畜之語蓋偏知之所得周禮夷詠掌與鳥言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

貉隸掌與獸言註夷隸征東夷所得貉隸征北夷所得介是東夷故其人當有知者

故當不昧此語春秋傳曰介葛盧來朝魯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

東夷國葛盧其君名也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林帷新

劉云不謂其長玄度有此謬談按東晉人謂棲逸之

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

劉云不謂其長玄度有此謬談按東晉人謂棲逸之

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

處為東山言子若得保全此富貴則勝於棲逸然恐不能也李云逸少執古按今落在二老園櫃中矣王云二君故復有此破綻即權當作續續亦作續詳叙羊秉叙夏侯湛所作索解云此段難曉疑有脫誤鶴有說亦為強解按羊氏譜漢陽太守羊續其子秘京兆太守其子繇字堪甫車騎掾其子即秉也賞譽篇註車騎掾娶樂國禎女生五子秉洽式亮悅然則即上脫父字元子二字衍也秘第當上黨太守其弟耽太常秉群從父無所考觸云車騎掾益府君妾所生也公府掾即車騎掾也夫人即秉生母也理或然

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日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羊秉為撫軍參軍少亡有令譽羊秉叙曰秉字長達太山平陽人漢南陽太守續曾孫大父魏郡府君即車騎掾元子也府君夫人鄭氏無子乃養秉鄰國而佳小心敬慎十歲而鄭夫人薨秉思容盡哀俄而公府掾及夫人並卒秉羣從父率禮相承人

不問其親雍雍如也仕參撫軍將軍事將奮千里之足揮冲天之翼惜乎春秋三十有二而卒昔罕虎死子產以為無與為善自夫子之沒而子產之歎矣亡後有子男又不育是何行善而禍繁也豈非司夏侯孝若為之叙文士傳曰湛馬生之所感歎夏侯孝若為之叙字孝若燕國人魏征西將軍淵曾孫也有盛才文章極相讚巧思善補雅詞名亞潘岳歷中書侍郎

悼羊權為黃門侍郎侍簡文坐帝問曰夏侯湛

論語不問父母昆弟之言昭十三年傳子產聞子皮死哭且曰吾已無與為善矣唯夫子知我子皮卒虎字自夫子之沒此夫子指秉言秉死使我亦有子產之嘆也司馬生即遷也伯夷傳所謂善惡無報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何物猶何等系屬應登云物字作親

鼓扇火動鞭也勤王左傳語胼胝皮厚堅也足不相過小步也吁白晚也音幹左傳楚君大夫其肝食乎尚書無逸也效勉也致力也

作羊秉叙絕可想是卿何物有後不羊氏譜曰徐州刺史悅之子權潛然對曰亡伯令問夙彰也仕至尚書左丞

而無有繼嗣雖名播天聽而胤絕聖世帝嗟慨久之劉辰翁云重一語故悲悲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揚州記曰冶城吳時鼓鑄之所吳平猶不廢王茂弘所治也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帝王世紀曰禹治洪水手胼胝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今稱禹步是也文王肝食日不暇給尚書曰文王於日昃不遑暇食今四郊多壘禮記曰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

法家名家見史記劉云刑名即并兩家術耳
王云此在謝自為德音然王是救時急務

京口即丹徒絕高曰京令一作全松字景猷
荀羨尚尋陽公主主簡文帝同母妹也

寒裳濡足見崔駰達旨辭註寒裳濡足也新序曰今

謝荅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戰國策曰衛商鞅諸庶孽子名鞅姓
公孫氏少奸刑名學為秦孝公相封於商豈清言致患邪人言難與俗
翁云右軍之言真當時藥石顧惇量按此當與桓公入洛一條參看論世者自有定評且各以言語輕詆目之未審何義

荀中郎在京口晉陽秋曰荀羨字令則潁川人光祿大夫松之子也清和有識

裁少以主婿為駙馬都尉是時殷浩參謀百揆引羨為援類蒞義興吳郡超授北中郎將徐州刺史以蕃屏焉中興書曰羨年二十八出為徐州徐兗二州中興方伯之少未有若羨者也

北固望海云南徐州記曰城西北有別嶺入江三百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

雖未覩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寒裳濡足史記封禪書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山世傳在海中去人不遠

為滿足之故不救人渴可乎此言欲求仙也

封祀矣也

嘗有至者言諸仙人不死藥在焉黃金白銀為宮闕其物禽獸盡白望之如雲及至反居水下欲到即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秦始皇登會稽並海上冀遇三神山之奇藥漢武帝既封泰山無風雨變至方士更言蓬萊諸藥可得於是上欣然東至海冀獲蓬萊者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邇子姪未之許公歎

曰若邨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中興書曰超字景興高平人司

卓犖超絕也不羈謂其才氣不可維繫也范史云曠世歷年謂千歲一士不可多得當去聲底也韓子玉卮無當一說當中也

空情之子也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累遷中書郎司徒左長史超別傳曰超精於理義沙門支道林以為一時之俊莊子曰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怪怖其言猶河漢李云說通而無極也猶是遠

支公好鶴住剡東岬山支公書曰山去會稽二百里有人遺

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翮鶴

其其支公也翮勁羽也

軒翥飛舉也。懊喪謂憂惱失意也。懊鳥到切。恨也。

置放置也。

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翹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中興書曰：謝萬

此條不詳其意。

索解：此疾曲阿之名。以水戒人言。凡人故當淵注，淳著納而不流，反曲已從人，以阿諛為事也。

字萬，石太傅安弟也。才氣高俊，蚤知名。歷吏部郎、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散騎常侍。答曰：曲阿湖，有王氣，鑿北阮山，以敗其勢，截其直道，使其多阿曲。故曰：曲阿也。吳謝曰：故當淵注，淳著還為雲陽。今復名曲阿。納而不流。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以問子弟車騎，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謝車騎家傳曰：玄字

奕字無奕，列子人可與微言乎。漢書仲尼沒而微言絕，謂微妙之言。三事三公也。詩：小雅三事大夫。官人吏部也。書：大禹謨，知人則哲，能官人。據字玄道。

莫暮同今夕也。

偏師見左傳。文度小敵，康伯大敵也。

承字安期，太守。或作內史。述字懷祖，天性篤至，輯和也。集也。

春秋傳見文三年。

康字玄胄，晉書康作景，矩江州刺史。

幼度鎮西奕第三子也。神理明俊，善微言。叔父太傅嘗與子姪燕集，問武帝任山公以二事，任以官人，至於賜予，不過斤合。當有旨不玄，答有辭致也。

謝胡兒，度胡兒，謝朗，小字也。續晉陽秋曰：朗字長發，名亞，於玄仕。語庾道季：道季，庾，小字徐廣，至東陽太守。語庾道季：道季，庾，小字徐廣，於時歷仕，至丹陽尹，兼中領軍。稱諸人莫當就

卿談，可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王中郎傳曰：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祖東海太守，承清，淡平遠。父述，貞貴簡正。坦之器度淳深，孝友天至。譽輯朝野，標的當時。累遷侍中，中書令。領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康伯

來濟河焚舟。春秋傳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杜預曰：示必死。

李弘度常歎不被遇。中興書曰：李充字弘度，江夏郢人也。祖康，父矩，皆有

大著作郎專掌史任
百里縣令也漢書百官表
縣大率方百里此言大才
之人屈為縣令也
出北門兮憂心殷殷終窶
且貧無知我艱

王虞見上虞與職反

謝奉字弘道見雅量篇
惘失意也遠落相距遠也

美名充初辟丞相掾記室參軍
以貧求剡縣遷大著作中書郎
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門之歎
久已上聞邨詩北門刺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
授剡縣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王胡之別傳曰胡之

王虞之子也歷吳興太守徵侍中丹陽尹秘書
監並不就拜使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西中郎
將司州刺史吳興記曰於潛縣東七十里有印
渚渚旁有白石山峻壁四十丈印渚蓋眾溪之
下流也印渚已上至縣悉石瀨惡道不可
行船印渚已下水道無險故行旅集焉不可歎曰

非唯使人情開滌亦覺日月清朗

袁彥伯為謝安南謝奉司馬都下諸人送至瀨

居然猶言自也一說猶顯
然史記始皇本紀豈世世
賢哉其勢居然也三都賦
先王採焉以觀土風故能
居然而辨八方煥字曜卿
猷字申甫祖錢行也本祭
道神曰祖

倉卒急迫
捷辯而要約

按楚辭退將復修吾初服
是此賦名所本故李白詩
久辭榮祿遂初衣風流流
風也見孟子列女傳楚王
欲相於陵子終告妻
妻止之遂相與逃而為入
灌園孰疑作可華慕猶華
屋也

中庸或安而行之

鄉將別既自悽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
之勢續晉陽秋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魏郎中
起家建威參軍安南司馬記室太傅謝安賞宏
機捷辯速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之於治
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
取一扇而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惠
彼黎庶合坐歎其要捷性劉云黠然銷魂直是
直亮故位不顯也在郡卒注情語耳未能在能言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中興

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少以文稱歷太學博士
大著作散騎常侍遂初賦叙曰余少慕老莊之
道仰其風流久矣卻感於陵賢妻之言悵然悟
之乃經始東山建五畝之宅帶長阜倚茂林孰
與坐華幕擊鐘鼓者齊前種一株松恒自手壅
同年而語其樂哉

治之高世遠孫統為柔集叙曰柔字世遠樂安

覺知覺也此言其智慧如老成也近是猶殆是也馳動奔走仕塗也統字公承綽兄也僂俛謂強而就之也補亡詩春戀庭闈詩經網繆束薪又清揚婉兮楚楚枝葉齊整貌按松所以無棟梁用者以其楚楚然不磊砢無節且故也鈔撮孫志在止足故以無棟梁用嘲之高綳繆閨情故孫以楓柳比之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續
陽秋曰寧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吏部尚書陸訥兼侍中下詔執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袁宏兼執經中車武子續晉陽書郎車胤丹陽尹王混摘句
亂字武子南平人父育為郡主簿太守王胡之有知入識裁見謂其父曰此兒當成卿門戶宜資令學問亂就業恭勤博覽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繼日焉及長風

劭亦美也善激賞之談
恐謝為煩故難於問之

袁瓌字山甫

按字祐卒百姓於祐平生遊悲之所建碑立廟歲時享祀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索餅羊公盛德死使人墮淚是

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溫在荊州取為從事一歲至治中亂既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亂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遊集之日開筵以待之累遷丹陽尹護軍將軍吏部尚書
問則重勞一謝袁羊喬小字也袁氏家傳曰喬喬歷尚書郎江夏相從桓溫
平蜀封湘西伯益州刺史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復佳耳然亦何與人事也世諸公贊曰羊祐字叔子太平陽人為兒時遊汶濱有行父止而觀焉歎息曰處士大好相善為之未六十當有重功於天下即富

世說新語

卷三

七

之不如魏武使妓歌舞遠甚矣即不知生前一杯酒之意也按人事者即年祐身上事也詳下善為之猶言自愛按遺令見文選陸機弟魏武文作伎下有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十四字總布細而疎者

貴無相忘遂去莫知所在累遷都督荊州諸軍事自任南夏吳人說服稱曰羊公莫敢名者南州人聞公喪故不如銅雀臺上妓魏武遺令曰人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總帷月朔十五日輒使向帳作伎世懋云羊公盛德此語殊傷子敬劉云此亦戲言謂羊公清德自佳又云此正墮淚之厚而已不如銅雀妓可以娛人耳目言人不能識耳

林公見東陽長山曰何其坦迤會稽土地志曰山靡迤而長縣

因山劉云如此四字極得名似無謂亦有可思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曰千巖競

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邱淵章錄曰顧愷之字長康晉陵人父悅王云便是尚書左丞愷之義熙初為散騎常侍虎頭畫思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會稽土地志曰邑山在山陰故以名焉

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

為懷會稽郡記曰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嶸隆峻清流瀉注王子敬見之曰山水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盛弘之荊州記曰荊州城臨漢江臨江王所治

王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泣會賓僚出

日吾王去不還矣從此不開其門

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為

客在坐目曰遙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即賞以二

婢劉云僅二四字不直堪妒李云亦是虎頭畫筆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王

徒傳曰王珣字元琳丞相導之孫領軍治之子也少以清秀稱大司馬桓溫辟為主簿從討袁

鈔撮應接不暇言與趣尤多也猶言春色惱人摧幹枯樹也

臨江王榮漢景帝太子也廢為臨江王坐侵廟孺地為官上徵祭祭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痛言曰吾王不反矣果死

桓溫枋頭敗還歸罪於袁真廢為庶人真怨據壽陽反死子瑗立溫擊斬之蘇峻之亂官城陷甚省及諸營守署一時燒盡官府金銀絹布皆盡往往昔也建業金陵也一名秣陵楚威

王因此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名金陵秦始皇亦以王氣為嫌改為秣陵孫權都此改為建業晉改為

建康東晉復都此置丹陽郡初吳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為治所劉備亦勸權居之
人言謂自身上事也譬如子弟學書善蠅頭字其父兄或有不能把筆子弟固拱善鎮神頭其父兄或不能解征勢是子弟之道藝益於父兄身上事乎
叔子亦然州人追慕隆源非不佳然無益於叔子身後事却不如生前歌妓之為樂也孝武曰王敦桓溫磊柯之流不可復得小如意好豫人家事曹操曰司馬懿非人臣必豫汝家事是自稱則曰人家事他稱之則曰汝家事可見人事為自家事矣

尚書左僕射領選進尚書令 丞相初營建康 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為劣晉陽秋曰蘇峻既誅大事
克平之後都邑殘荒溫嶠議徙都豫章以即豐全朝士及三吳豪傑謂可遷都會稽王導獨謂不宜遷都建業往之秣陵古者既有帝王所治之表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謂是王者之宅今雖凋殘宜修勞來旋定之道鎮靜羣情且百堵皆作何患不克復乎終至康寧導之策也 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為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測小雅鴻雁詩序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詩曰百堵皆作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

孟子綽綽然有餘裕索解高僧傳作馳辭說言因緣不虛劉云小兒學語體格未成利錐書袋面目可憎鈔撮利錐恐利用之誤南唐書彭利用傳言必據書史斷章破句以代常談俗謂之掉書袋傳中具載其語多可笑者
天子之詔曰制涼州張重華永和二年自稱西平公假涼王其兄初自稱涼王紀元和乎興寧元年夫錫殺兄子玄觀篡立北方有桑椹之甘杏飛鴉食之故能變惡聲為好音又有淳酪之養性人食之故都無嫉心比部郎部
索解顏延年祭屈原文云蘭薰而推玉頰而折離騷

欲使其生於階庭耳劉云對易問難他人無此懷也
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王珣遊嚴陵瀨詩叙曰道壹姓竺氏名德沙門
題目曰道壹文鋒富瞻孫綽為之贊曰馳騁遊說言固不虛唯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敷條柯蔚蔚枝幹扶疎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已而會
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詩小雅如彼兩雪先集其嚴慘澹雪將下時雲色飄瞥過目也謂雪花飄閃暫過人目也
張天錫為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為苻堅所禽用為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張資涼州記曰天錫字公純故
安定烏氏人張耳後也魯祖軌永嘉中為涼州刺史值京師大亂遂據涼土天錫篡位自立為

何昔日之芳艸兮今直為此蕭艾也

鮑叔管仲隰朋名忽見左傳史記輪扁以古人書為糟粕者見莊子窳戚擊牛角歌者見呂覽參丘封人

年八十五祝景公使君無得罪于民者見晏子逢丑父代君而捕者見左傳消子好餌不至三百年著天

地人經者見列仙傳公羊高子夏弟子著春秋傳者見藝文志雜行雜乘荀卿

出史記孟軻傳田單用火牛者甚大史敘勇士其女為齊襄王后者田子方子

夏弟子為魏文侯師者檀子守南城楚人不敢為寇檀子守高唐趙人不東漁於河騎夫守徐州燕人祭

北門趙人祭西門魯仲連淳于髡即墨大夫活即墨

田野闢民人給以上並見史記煩燭無事以當費早寢以當富安步以當車晚食以當肉者於陵仲子字

子終並見高士傳王叔恐是王斗修道不仕直諫宜王者亦見高士傳伏微君名勝字子賤聘不起曰微君東郭先生敝屣不完萬石若名奮並見史記終軍字子雲東方朔字曼倩安期生賣藥海邊並見班史

大司徒伏三老疑大司上脫伏字伏大司徒名湛字惠公建武中為大司徒湛

兄子恭為司空後為三老年九十平江革字次翁即江巨孝逢萌字子慶禽慶

涼州牧苻堅使將姚萇攻沒涼州天錫歸長安堅以為侍中比部尚書歸義侯從堅至壽陽堅

軍敗遂南歸拜散騎常侍西平公中興書為孝日天錫後以貧拜盧江太守薨贈侍中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已者於坐

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鴟鴞革響詩晉頌曰翩彼飛鴞集于淳酪養性人無嫉心

洋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西河舊事曰河西牛羊肥酪過精好但寫酪置

華上都不可曉後過也王世懋云公純嘏世乃有三字字不可曉後過也王世懋云公純嘏世乃有三

為人所笑滅一字或引鴟鴞作鸞鸞美鴟好桑椹而鴟不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

王中郎令伏玄度別見習鑿齒論青楚人物

載其論畧曰滄以春秋時鮑叔管仲隰朋召忽

輪扁密戚麥邱人逢丑父晏嬰涓子戰國時公羊高孟軻鄒衍田單荀卿鄒奭苾大史田子方

檀子魯連淳于髡盼子田光顏歌黔子於陵仲子王叔即墨大夫前漢時伏微君終軍東郭先

生叔孫通萬石君東方朔安期先生後漢時大司徒伏三老江革逢萌禽慶承幼子徐防薛方

鄭康成周孟玉劉祖榮臨孝存侍其元矩孫廣碩劉仲謀劉公山王儀伯郎宗禰正平劉成國

魏時管仲安邴根矩華子魚徐偉齒以神農生於高陽此皆青土有才德者也鑿齒以神農生於

黔中邵南詠其美化春秋稱其多才漢廣之風不同雞鳴之篇子文叔敖蓋與管晏比德接與

之歌鳳兮漁父之詠滄浪漢陰丈人之折子貢市南宜僚屠羊說之不為利回魯仲連不及老

萊夫妻田文之於屈原鄧禹卓茂無敵於天下管幼安不勝龐公龐士元不推華子魚何鄧二

尚書獨步於魏朝樂令無對於晉世昔伏羲葬南郡少昊葬長沙舜葬零陵比其人則準的如

此論其土則羣聖之所葬考其風則詩人之所

字子夏承幼子名宮徐防

字謁卿鄭康成名玄周孟

王名璆劉祖榮名寵從子

劉公山名儀 主伯

儀名章郎宗字仲綏補正

平名衡並見范史侍其元

矩侍其復姓其人未考管

幼安名寧亦根矩名原華

子魚名散徐偉長名幹並

見魏志任昭光名嘏鄭玄

門人襄廿六年傳雖楚有

材子文孫叔敖並楚令尹

接襲楚狂士漁父見楚辭

漢陰丈人市南宏倚屠羊

說屠者從楚昭王亡者並

見莊子左傳曰公曰宜僚

不為利誘不為威惕又君

子不為利同老萊子妻見

列女傳田文舊作田光上

文同鄧禹字仲華卓茂字

子康龐公即德公並見范

史龐士元名統見蜀志何

晏字平叔鄧鸞字玄茂並

魏尚書樂令名廣字茂輔

晉尚書令赤眉賊樊崇主

莽末朱泚其眉黃巾賊張

角靈帝末皆著黃巾凌氏

曰據此註則習為勝矣何

又言無以對豈滔別有難

耶 說命昔先正保衡指

歌尋其事則未有赤眉黃巾之賊此何臨成以

如青州耶 滔與相往反鑿齒無以對也

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

可無不可 馬融注論語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 孝文王傳曰王諱道子簡

王領司徒揚州刺史進太 文皇帝第五子也封會稽

傅為桓玄所害贈丞相 于時天月明淨都無

纖翳太傅歎以為佳謝景重在坐 續晉陽秋曰

陳郡人父朗東陽太守重 謝重字景重

明秀有才會終驃騎長史 答曰意謂乃不如微

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彊欲

滓穢太清邪 李客亦自佳 李玄又佳

桓南郡問謝夫人 婦人集曰謝夫人名道韞謝

太傅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

凝之妻也有文才所 太傅在東山二十餘年遂

復不終其理云何夫人答曰亡叔先正以無用

為心隱顯為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桓靈寶 玄小名也 征殷仲堪道出廬山 豫章舊

裕字君孝本姓匡夏禹苗裔東野王之子秦末

八年封君長與吳芮助漢定天下野王亡軍中漢

七人皆封好道鄒陽男食邑茲郡印曰盧君裕兄弟

孝武元封五年南巡狩於洞庭之山故世謂廬山

為大明公四時秩祭焉達法師親觀神靈乃封裕

江州尋陽郡左挾彭澤右傍通川有匡俗先生

出自殷周之際遁世隱居其下或云匡俗

受道於仙人而其遊其嶺遂託室崖岫即巖成

館故時人謂為神仙之廬而命焉法師遊山記

曰自託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遊南嶺東

望香爐峯北眺九江傳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

世說新語

卷三

三

軍號者賜其一晉制諸公
任方面者皆給曲蓋通鑑
晉陶侃納所假節麾幢曲
蓋註曲蓋者蓋為曲柄索
解軍蓋曲柄者尊貴之所
用也按據此說曲蓋固尊
貴所用也然貴者服貴服
由上所賜苟有其位執珪
而指笏亦無不可何問遺
與不遺乎竊謂吳運所載
固為異形其好僻者其志
淫故孔淳之規之曰子志
高遠而不能遺如是奇物
何也本文好戴二字可見
非常服矣吳運答曰欲所
好之不僻者是不能忘曲
直之形於懷者也諺所謂
為不畏鬼者即畏鬼者也

博覽羣書文章孔隱士孔淳之謂曰卿欲希心

之美江左莫逮孔隱士別見

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答曰將不畏影者

未能忘懷莊子云漁父謂孔子曰人有畏影惡

走逾疾而影不離自以尚遲疾走不依絕力而

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思亦甚矣子

脩身守真還以物與人則無累矣不脩身而求

之人不亦外事者乎劉辰翁曰將不猶將無也

世說箋本卷三終

世說箋本卷四

言語下

殷仲文

續晉陽秋曰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祖融

參軍時王謐見禮而不親下範之被親而少禮

其寵遇隆重兼於王下矣玄篡位以佐命親貴

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

甚貪吝多納賄賂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敗先

投義軍遷侍中勸宋武帝畜妓帝曰我不解聲

尚書以罪伏誅仲文曰但畜自解帝曰畏解故不畜

裕受晉禪清簡寡慾未嘗視珠玉輿馬姓劉氏諱

之飾後庭無統綺絲竹之音在位三年

王韶之少家貧而好學嘗三日絕糧執卷不輟

家人謂之曰困窮若此何不耕王徐答曰我常

咨議參軍玄之屬官

王謐下範之為桓玄屬官

桓玄廢晉帝篡位國號楚

劉裕等起兵討桓玄斬之

晉帝復位謂之義軍投

降也

若解則不能自己

清簡寡欲之人篡入國家

何等寡欲

一本評王云此所謂筆耕

或云自當作自

烏程地名

柑。橘子也。或云與柑通。盛看器。謝玄餉妻。薰一柑。陶侃遺母。柑。薰是也。

針砭療俗耳。鼓吹鼓動詩。勝。李云。只此甚妙。

世祖孝武帝。弘微名。密以字行。

韶美也。或云韶令。韶齡之誤。藍田在關中。生美玉。孝建元年。臧質勸義宣反。爽黨之。戰于小岷。爽飲酒過醉。安都望見。躍馬刺之。義宣。宋高祖子。作逆叛也。臣知爽必反。

十言

卷四

自耕耳。

沈約。宋書曰。王韶之字休泰。瑯琊臨沂人。曾祖廩。晉驃騎將軍。祖羨之。鎮軍掾。父偉之。郎中令。韶之家貧。父為烏程令。因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為衛將軍。謝琰行參軍。

戴仲若。春日携雙柑斗酒。人問何之。答曰。往聽

黃鸝聲。此俗耳。針砭詩。腸鼓吹。宋書曰。戴顓字仲若。譙郡銍人。

戴逵子也。

宋世祖。

宋書曰。帝名。駿。文帝第三子。

嘗賜謝中書寶劍。宋書曰。謝

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太常弘微子也。七歲能屬文。仕至光祿大夫。卒。謚憲子。南史曰。莊韶令

美風儀。宋文帝見而異之。謝以與魯豫州送別

日。藍田生玉。豈虛也哉。謝以與魯豫州送別

宋書曰。魯爽。小名女。生扶風郿人。祖宗之。父軌。爽少有武藝。世祖以為左軍將軍。都督豫州。諸

安事。與南郡王義宣作逆。薛安都臨陣刺爽。傳首京都。後魯作逆。世祖嘗

因宴集問劍所在。謝曰。昔與魯爽別。竊為陛下

杜郵之賜。世祖大悅。史記曰。秦攻趙。邯鄲武安君

為士伍。遷之。陰密至杜郵。使使者賜之劍。自殺。

元凶篡立。宋書曰。元凶劭字休遠。文帝長子也。與始興王濬同謀弒逆。世祖入討。劭

伏以顏延之為光祿大夫。沈約。宋書曰。顏延之

祿大夫。含之曾孫。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吳國內史劉柳以為行軍參軍。後為

秘書。先是延之子竣為世祖參軍。及義師入討。

竣參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

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問何以知之。

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又問言辭何至。乃

世說新語

卷四

二

贈以劍。心謂汝後受罪之日。以此自殺。是替陛下先賜之也。武安君白起

杜郵陰密。皆地名。

元凶大惡也。弒父故為號。劭為太子與弟濬為巫蠱。作宋主形像埋之。事覺。文帝欲廢之。劭弒文帝。

含之字弘都。

釋行軍之衍衍。

世祖孝武帝。文帝第三子。為武陵王。誅劭濬嗣位。此

時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

老學菴筆記。南朝人謂文為筆。沈約傳。謝玄暉。蓋為詩。任彦升工於筆。約兼而

有之乃尔如是也
○此延之所以能友陶淵明也
孝武時為南中郎江州刺史
聞音信也

孺子為謝據五世孫莊為
謝萬五世孫據萬皆謝哀子

王云周太子晉好吹笙遊
伊洛遇浮丘公成仙
王意飄飄欲仙也 伊洛
伊水洛水也

世說新語

卷四

爾延之曰竣尚不顧有老父何緣復有陛下劭
意遂釋也姓氏英賢錄曰顏竣字士遜延之長子也少有令譽為宋孝武撫軍主簿甚被知遇竣盡心補益孝武鎮尋陽遷南中郎記室及文帝崩問至孝武舉兵入討轉諮議參軍領軍錄事

謝孺子特善聲律南史曰孺子陳郡陽夏人祖景仁左僕射父恂鄱陽太守

尤善聲律家貧求為西陽太守與王車騎張宴

桐臺孺子吹笙王自起舞既而嘆曰真使人飄

飄有伊洛間意南史曰王戎字景文與明帝諱同故以字行祖穆司徒謚之長

兄父僧朗尚書景文美風姿好言理少與謝莊齊名為從叔球所知王世懋云周太子晉好吹笙遊伊洛間遇浮丘公成仙王意飄飄欲仙也

王侍中嘗因侍宴南史曰王份字季文瑯琊人祖僧朗宋尚書僕射父粲黃

侍中丹陽尹高祖問羣臣朕為有為無侍中

答曰陛下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梁書曰帝姓蕭氏諱

衍代齊立四十八年而崩

蕭引書法道逸南史曰蕭引字叔依南蘭陵人曾祖思話祖惠休父介並有名

引方正有器度聰敏博學善屬文仕梁位西昌侯主簿侯景之亂南奔嶺表北還拜尚書金部

郎陳宣帝嘗指其署名語諸人曰此字筆勢翩

翩似鳥之欲飛引答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陳書

日帝名頊始興王子臨海王廢乃承大統

徐孝穆使魏魏人投館宴賓是日甚熱主客魏

世說新語

卷四

份與彬同 粹字景深
按此問非誕則愚不自知之甚者也侯景欲縛高祖為太平寺主以此
西昌侯蕭藻長沙王蕭懿子也 惠休當作惠構
道勁也南朝時蘭陵沒北故僑置以南字別之
侯景及陷臺城武帝憂死署名書名也索解書影云今人謂之花押北齊書後主紀領軍一時二十連判文章各作花字 表外也即嶺南也
始興王名叔重 廢帝伯宗太后廢為臨海王
太統帝王相承之統緒天子位也
此時南北通好遣使主客各簡秀良辭辨相折主客

主賓客官 按南方暖熱 陵南人故也

魏太和十七年王肅奔魏 魏主甚重之時方議興禮 樂凡威儀文物皆肅所定 雍州亦僑置于襄陽者非 真雍州也 衿衿懷也虛衿謂虛心與 桓温虛佇同或作衿非

邊北邊 北齊書不載之北史隋史 並載而文小異 劉松成皇命

收嘲孝穆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南史曰徐陵字

孝穆東海郟人徐摛子也母臧氏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十三通老莊義及長博涉史籍美文辭官至中書監領太子詹事 孝穆從容答曰前王肅

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

北史曰王肅字恭懿瑯琊臨沂人父與齊雍州刺史肅少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位秘書丞父與為齊武帝所殺肅自建鄴來奔孝文帝虛衿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體帝甚哀側之官散騎常侍揚州刺史

魏佛助 北史曰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少機警不持細行隨父在邊好習騎射後折節讀書以文華盛譽盧思道北齊頭除太學博士至中書監 盛譽盧思道北齊人作碑以示思道思道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

師事邢子才後復為文示松乃不能甚解因就魏收求異書才學兼著然不持操行好輕侮人天保中魏史成思道多所非毀由是再被答辱落泊不調楊遵彥薦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兼散騎侍郎 以詢祖為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

天保文宣帝年號

調選舉就官也士初入仕曰解褐

邢子才名邵 中書令魏收撰魏書頗用愛憎為褒貶時人不服謂之穢史

翅翼也翻六翮也 大夏地名在隴西男爵也 襲繼也

鍾山文選注在建康北梁高僧傳實誌終于鍾山立開善精舍開遷河朔謂北朝拓跋魏氏等與也昔禹鑄九鼎後為天子之寶後亡後世但為有天下之稱

不約焉有無後漢楊震字伯起諸儒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孔子關東人故謂賢才出關西曰關西孔按薛亦關東人此但言其賢

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翮李百藥齊書曰盧詢祖范陽涿人祖父偉封大夏男父恭道蚤卒詢祖襲爵有術學文辭華美為後生之俊舉秀才

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隋書曰道衡字元卿河東汾陰人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及長才名益著河東裴獻目之曰

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字子雲遇其人今復遇薛君矣官至謂一沙彌曰金剛何為努目法苑珠

司隸大夫至謂一沙彌曰金剛何為努目法苑珠林云西

方有神人相貌猗猗身披金甲手持寶菩薩

乃名曰金剛嘗衛世尊說法于雷音寺

耳沙弥。此譯息慈謂息世俗情慈濟群生寄歸傳七歲至年十三名驅烏沙弥十四至十九名應法沙弥二十以上名字沙弥鈔撮法苑珠林今所引文未考金剛經載八金剛名光明文句記曰正法念經云昔有國王夫人人生千子第二夫人人生二千一願為梵王請千兒轉法輪次願為密迹金剛神護千兒教法世傳樓至化身非也乃法意王子耳據經唯一人今於伽藍門為一像者應變無方多亦無咎今此所言即此金剛已努張也猗猗猛厲金剛經法不知指誰肇法師云正音云菩提薩埵菩提佛道名薩埵秦

何為低眉金剛經註云菩薩猶儒者仁人君子之稱沙彌答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魔問云何

慈悲六道人道嚴經云六道皆有罪過謂天道煩惱魔當知有四者蘊魔二者菩薩低眉所以

衡憮然稱善人道嚴經云六道皆有罪過謂天道楊遵彥北史曰楊愔字遵彥弘農華陰人揚津

便次第呼之嘗誤以盧士深為士琛士深自言

言大心眾生大論薩埵名成眾生阿毘曇大毘婆娑論六十卷凉道泰譯同二百卷玄昇譯魔字古从石梁武來謂魔能惱入字宜从鬼魔羅秦言能奪命大論云魔有四種煩惱魔五眾魔死魔天子魔煩惱魔者百八煩惱等五眾魔是煩惱業和合因緣生色受想行識死魔者無常因緣故天子魔者欲界至深著世間樂慳涅律法欲界至即第六天摩醯首羅也五眾即五蘊也心印印決定義魔道當非脩羅道一甲猶一列也即令甲之甲顏師古云若今第一篇第二篇不蒙記不被記識也元子思坊通鑑注在鄴

其名遵彥曰盧郎朗潤所以加玉東魏以楊愔

北使李諧至南北史曰李諧字虔和父平尚書

生處帝問曰彼國亦放生否諧答曰不取亦不

放帝大慚郡國志曰潤州長命

賈思伯至性謙和遇士大夫雖在街道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曰公今貴重寧能不

城中魏侍中元子思居此後被誅時人因名坊方類蓋竹織小扇揚升菴云方言薄謂之扇或謂之翹王云導彥典選一言華表因誤加賞便是士深之幸北使北朝魏使者南南朝通鑑梁大同三年東魏李諧聘梁梁武與語應對如流時南北通好以後又相誇衛命掌客皆一時之選每梁使至鄴鄴下傾動魏使至建康亦然天平東魏孝靜帝年呂李擢元忠子長沙王義官光祿少卿侍中領軍將軍北朝北朝也按列子趙簡子正且放生客問之簡子曰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

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時以為雅言北史曰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鬻之鳳質其衣物時人為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瘠不識雙鳳脫人衣思伯累遷中書侍郎為孝文所知潘師正居嵩山逍遙谷高宗召問所須師正對曰臣所須者茂松清泉山中不乏唐書曰潘師正趙州贊皇人少以孝聞大業中度為道士師事王知遠清淨寡欲居嵩山積二十年但服松葉飲水而已卒贈體元先生田游巖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問先生比佳否游巖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唐書曰田游巖京兆三原人初

生之若不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梁武不知之所以承羞且簡子示恩也梁武微已福也或停車或下馬恂恂謹厚也王云人謂驕由盛耳不知乃由衰此語故有味思同字休明雙鳳美兄弟之詞按陰生自名鳳而不求真鳳所以為痴也孝文魏主本傳高宗幸東都即其廬作崇唐觀卒年九十八贈太中大夫度給度牒為道士也問比來体中佳否故下答之曰膏肓痼疾左傳成十年云晉侯疾醫緩曰疾不可為也在膏之上膏之

補太學生後罷歸遊太白山遇林泉會意留連不能去母及妻子並有方外之志同遊山水近十餘年後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帝後營奉天宮游巖先居宮側特令勿毀仍題曰處士田游巖宅天后嘗召徐有功唐書曰徐有功國子博士文參軍為政寬仁不行杖罰吏人感其恩信遞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者眾斥罰之由是終於代滿不戮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邪有功答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劉餗隋唐嘉話曰徐大理有功見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爭嘗與后反覆辭色愈厲后大怒令搜出斬之猶迴顧曰臣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除名為庶人如是再三終不挫折朝廷倚賴至今懷之其子預選有司皆曰徐公之子豈可拘以常調者乎

下疏云。扇上心肺清潔之屬。扇下腸胃汚濁之屬。心在上。扇在下。心有微脂。為膏。扇上有薄膜。為盲。此處為至虛之地。故針藥不及。盲音荒。方外世道之外。謂隱士。莊子遊乎方之外。許由竟時高士居箕山。徐文遠東都祭酒。李密王世充皆其門人。犯杖犯罪。受杖也。代滿任滿得代而去職也。比比來也。通鑑注。誤出入罪謂之失出。書太禹謨。與其殺不幸。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劉餗唐人嘉話。在說邪中。大理寺卿刑官武后。即則天皇后武氏。於朝廷爭謂之廷爭。市刑人處。選舉也。謂選吏用人。常謂尋

陸羽。宋祁隱逸傳曰。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有僧得諸水濱。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為儀。乃以陸為氏。名而字之。隱若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俳問張。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時謂今接輿也。志和。孰與往來。志和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唐詩紀事。字子周。婺州人。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十六。擢明經。肅宗時。貶南浦尉。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著玄真子。兄鶴齡。恐其遁世。為築室越州。東郭。與陸羽往還。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頭而無事。不窮。非但善狀志和。不達。嚴光之比云。亦且深識嚴光。寇萊公鎮大名。北使至。語寇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寇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

常選舉之法。寒卦上六。爻變。為漸。漸進也。儀儀則也。雁鴻群飛有序。可為儀則。一說陸與儀韻不叶。陸當作逵。逵雲路也。如從此說。桑苧翁亦當改姓接輿。周末楚人。伴為狂論語云。楚狂接輿。以天地間為一室。則與四海諸賢常同處。未曾少別。離別。李真。真。道學。臉皮三寸。太虛為室。屍骸暴露。玄真子書名。嚴光字子陵。後漢人。準封萊國公。大名府。即魏州。準為相。被王欽若譖。遷戶部尚書。知天雄軍。軍。即大名。北使契丹國使。時契丹方強。與宋為敵。使者道由大名。見準。主上謂今朝

準不可。寇萊公遺事曰。公諱準。字平仲。華州人。在辭色。激昂舉止。無畏。上壯之。命有司記姓名。後二年。進士及第。寢以貴顯。王荆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宗子相率馬首陳狀。云均。是宗廟子孫。那得不看祖宗。而荆公厲聲曰。祖宗親盡。亦祧。何況賢輩。於是皆散去。五朝名臣言行錄曰。王安石字介甫。撫州人。位至丞相。左僕射。封荆公。追贈舒王。王介甫嘗見舉燭。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得配日月。呂吉甫曰。日。豈乎晝。月。豈乎夜。燈光。豈乎晝夜。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大以為然。東都事畧曰。呂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為集賢校勘。王安石領制

廷無事。居政府者雖非准可矣。大名契丹入寇。所由北州要路。故使准居之。左傳僖卅二年云。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注管鑰也。冠語本此。中書同平章事。為宰相之職。陷蕃。宋史不載。天子行所至曰行在。數禮數也。天子分族曰宗室。宗室之子曰宗子。祧。遠廟也。五世以上親盡。遷其主於祧。看猶對也。言當對祖宗之面。不減宗室恩數。一說不看面。謂衰弱不得入宗廟也。賢。身人之称。日昱乎晝。月昱乎夜。二句。太玄經文。紫解以燈光以下十一字為一句。得之言。補日月所不及。故得配之。鄉選。鄉貢。廷對殿試。知制

置三司條例司。以惠卿為檢詳。安石去位。薦為參知政事。馮當世知并州。東都事畧曰。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幼雋邁。不羣。舉進士。自鄉選至。廷對俱第一。宰相富弼。京之婦翁也。京知制誥。日韓琦為相。京數月不見。琦謂其傲。以語弼。弼使往見之。京曰。公為宰相。而京不妄詣。公者乃所以重公也。豈傲哉。官參知政事。謚文簡。以書寄王平甫曰。并門歌舞妙麗。閉目不窺。日以談禪為上。平甫答曰。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已是一種公案。按王介甫撰王平甫志。人熙寧間。歷官大理寺丞。黃太史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理義不交於胸中。便覺面貌可憎。語言無味。山谷年譜曰。公講庭。堅字魯直。

浩掌詔。浩冊命熙寧。神宗年。公指韓琦。宰臣門無私謁。是所以為重也。并門之門。猶魯門。吳門。薊門之門。公案中。峯和尚語錄。公府有案牘。蓋欲取以為法。而斷天下不正者。鈔撮若岩集。序。祖教之書。謂之公案。倡於唐。而盛於宋。二字乃世間法中吏牘語也。太抵謂禪家勘辨學者。節角滄訛。快發造詣。猶官府斷獄事也。一種公案。言未得平也。財主謂富民主者。王捕盜者。發所事所發起處。即殺入處。鈔者。或作簿。主字衍。草。產。蓐也。通雅引作坐草。郎英云。今諺謂臨產曰坐草。起自漢也。不起子

分寧人。冷平丙午。赴鄉舉。詩題出野無遺賢。虞陵。李詢讀先生詩中兩句。云渭水空藏。凡傳巖深。鎖烟擊節。稱賞云。此人。不惟文理冠場。異日當以詩名。擅四海。遂膺首選。歷官著作佐郎。兼史館。政事。陳仲弓為太邱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按後漢時賈彪有此事。不聞寔也。孔君魚為姑臧長。清儉。逼下有譏之者。答曰。奮身處脂膏。不能自潤。東觀漢記曰。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守姑臧長。唯

劉云生子不生育。賈彪事見後漢書列傳。事與陳仲弓正同。寔仲弓名。面貌可憎。語言無味。出韓退之送窮文。治平。英宗年。另場舉場也。野無遺賢。書大禹謨。語渭水。太公望所隱。傳若傳說所隱。言賢者盡進仕。唯餘月與煙。爾後漢書。姑臧。稱為富邑。脂膏謂美官。凡縣令多獲富。後漢書云。或以為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今此為奮答語。異於本傳。而更佳。

老母極膳。妻。子但食葱菜。
 龐仲達為漢陽太守。司馬彪續漢書曰。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官至太尉。
 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仲達到。先候之。棠不交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仲達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水者欲吾清。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歎息而還。仲達在職。抑強助弱。果以惠政得民。後漢書曰。永壽中。太尉黃瓊上疏曰。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耄。有作者七人之志。宜見引致。助崇大化。詔公車徵。棠竟不至。

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公車門名。

都尉遺郡。劇郡置之。掌兵刑。權比太守。會稽官吏迎任自京師來者。延陵季子周時。吳王壽夢少子。食采延陵。名札。讓國不受。詳左傳。更始劉聖公年号。孔為北海相。高容北海屬縣。教命釜庚。量名六斗。四升。曰釜。十六斗曰庚。

作吳郡太守。賀會稽人。故云會稽雞雞啼。抑讓不能啼。不能作事也。故故意也。

任延為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

靜泊無為。唯先遺饋禮祠。延陵季子。范曄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更始中以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

孔文舉在北海時。教高密令曰。志士鄧子然告困焉。得愛釜庚之間。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乏復言。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環濟吳紀曰。賀邵字齊。父景。並歷美官。邵歷散騎常侍。賀聞故出行。出為吳郡太守。後遷太子太傅。

言我不可啼。若啼則將殺吳人。

啼兒古通韻。吳兒卽并州兒。長安兒健兒壯兒之類。

勤兵屯守所止舍云屯。顧氏陸氏吳中強族私役。

官兵通亡受罪而逃。逸者江陵都督權勢甚重。故得遂其請。故故意也。劉云。

謂以此故下都不成語。按劉謬矣。孫皓吳主名吳。

都在江下流。江陵在上流。故云下。王云賀公恐不。

營爾。納人之賄賂。真率天至。

領選爲吏部尚書也。世祖晉武帝名炎。

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於是至

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

事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爲江陵都督吳錄曰抗字幼節吳郡人丞相遜子孫策外孫也故下請孫皓

爲江陵都督累遷大司馬荆州牧然後得釋

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

目皆如其言唯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爭

之不從亮亦尋爲賄敗晉諸公贊曰亮字長興河內野王人太常陸父

兄也性高明而率至爲賈充所親待山濤爲左

僕射領選濤行業既與充異自以爲世祖所敬

選用之事與充各論充每不得其所欲好事者

說充宜授心腹人爲吏部尚書參同選舉若意

不齊事不得諧可不召公與選而實得敘所懷

充以爲然乃啓亮公忠無私濤以亮將與已異

又恐其協情不允累啓亮可爲左丞相非選官

坐事免官

王安期爲東海郡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王

日文王之囿與衆共之孟子曰齊宣王問文王

是其大乎對曰民猶以爲小也王曰寡人之囿

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邪孟子曰文王之囿

芻蕘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今

王之囿殺麋鹿者如殺人罪是以四十里爲不

於國中也民以池魚復何足惜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爲秘書丞山公啓

選秘書丞濤薦曰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

當成濟也猶宜先作秘書郎詔曰紹如此便可

參同於山濤選舉分其權

公謂賈二人意不齊同則

天子必召充使辭之

協情不允未得其辭蓋與

已交情不相當也索解協

其所私之情而不允於人

望也

綱紀通鑑注州綱紀功曹

之屬縣綱紀主簿錄事史

之屬推推問也

芻刈艸者芻采薪者往

焉下脫雉兇者往焉一句

晉書濤爲吏部尚書甄拔

人物各題目而奏之時稱

山公啓事成濟政事一

云成濟紹身也丞貴於郎

劉云也是語言不當入政

事易云君子之道或出或處

出謂仕官處謂不仕

紹以父被法若不仕則嫌

於懷讐晉室之心或將不

容於世而亦被誅故欲解

爵解褐謂就官息長生

也易云日中則昃月盈則

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

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為揚州刺史以惠澤寔以

恩意接

便便且也一云即也輒也

一云復也謂自小便還

彈指三千威儀經云若人

師房當具五法一於外彈

指一當脫帽法華文句云

為丞不足復為郎也晉諸公贊曰康遇事後二
十年紹乃為濤所拔王隱晉書曰時以紹父康
被法選官不敢舉年二十八山濤
啓用之世祖發詔以為秘書丞
竹林七賢論曰紹懼不自
容將解褐故咨之於濤
公曰為君思之久矣
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况人乎
王隱晉書曰紹
才山濤啓
武帝云云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霑接人人有
悅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
官在都預王公坐
及

數胡人為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
海便無復人任大喜悅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
閣蘭閣羣胡同笑四坐並懼
晉陽秋曰王導接
誘應會少有措者

雖疎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
誠自謂為導所遇同之舊暱
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
來云從師家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甯越
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
呂氏春秋曰甯越者
中牟鄙人也苦耕稼

之勞謂其友曰何為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
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
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
敢臥學十五歲而為齊威公之師也使吏送令
歸家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
如此後以問陸
陸祖瑁父英仕郡有譽瑁器量
淹雅累遷侍中尚書左
僕射尚書令贈太尉
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

彈指者隨喜也朱子語錄
王導為相只周旋人過一
生嘗坐客二十許人逐一
稱讚獨不及西僧徐謂僧
曰蘭奢蓋胡語稱贊自謂
疎交常賓自謂也劉云如
此為倭亦足稱政事邪李
云第一美政只少人解
時禁夜行故夜行者曰犯
錄錄收也理治也

高誘云威公西周君

陸成議歸後陸不用其議

瑁字士璋英員外故騎常

侍

淹廣也公謂王公應登云

民乃陸自稱之辭

看問也

遺棄世事不視也九當也漢書丙吉為丞相逢群鬪死傷橫道不問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問行遠近掾吏怪之吉云民鬪死傷京兆尹長安令所當禁備非宰相之所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三公典調和陰陽是以問之掾吏以吉為知大体今度亦所為不似之無理事即後章所言憤憤是也非常人所及唯王公能之唱言也令績美功也捉用也休舍也用王公則

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丞相嘗夏月至石頭看庾公庾公正料事丞相

云暑可小簡之庾公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

為允殷羨言行曰王公薨後庾冰代相網密刑峻羨時行遇收捕者於途慨然歎曰丙吉

問牛喘似不爾嘗從容謂冰曰卿輩自是綱目

不事謝安石每歎詠此唱庾赤玉曾問羨王公治

何似詭是所長羨曰其餘令績不復稱論然三

捉三治三休二敗

丞相末年暑不復省事正封錄諾之自歎曰人

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徐廣晉紀曰導阿衡三世經綸夷險

政務寬恕事從簡易故垂遺愛之譽也

陶公性檢厲勤於事晉陽秋曰侃練核庶事勤厲之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權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營

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柳何以盜之施

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

惶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侃勤而整自強不息

又好督勸於人常云民生在勤大禹聖人猶惜

寸陰至於凡俗當惜分陰豈可遊逸生無益於

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又老莊浮華非先王

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當正其衣冠攝以威儀

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中興書曰侃嘗檢

校佐吏若得擣蒲博奕之具投之曰擣蒲老子

糾胡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為此若王事之暇患邑

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作荆州時勅船官悉

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

錄鋸木屑不限多少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

治舍王公則亂可知其賢

言三者不必拘數言屢也

錄函也丞相取他牋奏封

在函中而唯曰諾諾耳憤

憤心亂貌不理事也阿衡

本伊尹之稱阿衡也衡平

也天下所倚而取平也三

世元明成三帝左傳子產

古之遺愛言沒後人愛之

不忘也

核覈實也趙廣漢前漢人

聰明彊力精於吏職課敕

也登陣營也首去声有罪

自陳也自強不息易乾卦

豕彘民生在勤左傳宣十

一年楚莊王語淮南子聖

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禹

惜寸陰分陰一分之暑正其衣冠論語語

授檢束也振以威儀詩大

雅語養望不詳。晉書作眺。足鈔。引魏收枕中篇。不養望于丘壑。不待價于城中。蓋謂自高也。又小學注。養虛望也。樽蒲賭戲。各國器。國家器幹之林。出漢書。韓安國傳。邑悒通。悒悒不平。意。史記商君傳。安能邑。呂待數十年。以成帝王乎。錄取也。無能改易陶公之論。正會正。且朝會聽事。聽政事之堂。後作廳。除庭也。所在猶所。所也。嘗行舟之具。劉云。謂就連竹根。以為篙。以代鐵足。劉云。非此。解殆不喻。鈔撮足。蓋驚類。承人足者。置盤根於相向兩階間。履以超之一。說賞官長器幹。超遷兩階。級階位階也。

雪始晴。聽事前。除雪後。猶濕。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官用竹。皆令錄厚頭。積之。如山。後桓宣武伐蜀。裝船悉以作釘。又云。嘗發所在。竹篙有一官長。連根取之。仍當足。乃超兩階用之。劉辰翁云。謂連竹根。用為篙。以代鐵足。簡文為相。事動經年。然後得過。桓公甚患其遲。常加勸勉。太宗曰。一日萬機。那得速。尚書臯陶謨。一日萬幾。孔安國曰。幾。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晉陽秋曰。何充字次。有文義才情。累遷會稽內史。侍中。驃騎將軍。揚州刺史。贈司徒。驃騎看文書。不

劉云。一日萬機。正欲速王云。簡文能言。謝安石以為惠帝之流。其意坐此。太宗即簡文得過。得成濟也。萬機至重。不欲倉卒。那得速看。候問也。擺撥排而振之也。按此章當與下殷劉桓公問答章併看。存生活也。作會稽內史。郡即會稽也。范汪棋品。今不傳。節量裁度也。通通謁也。白事。所稟白于上官之書。如郭林宗善鑒識人倫之。

顧之。晉陽秋曰。何充與王濛。劉惔。好尚不同。由此見訊於當世。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得方低頭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為佳。何驃騎作會稽。虞存弟。謗作郡主簿。孫統存。誅道長。會稽山陰人也。祖陽。散騎常侍。父偉。州西曹。存幼而卓拔。風情高逸。歷衛軍長史。尚書。吏部郎。范汪。棋品曰。謗字。道真。仕至郡功曹。以何見客。勞損欲白。斷常客。使家人節量。擇可通者。作白事。成以見存。存時為何上佐。正與謗共食。語云。白事甚好。待我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事。後云。若得門庭長。

人 秦林宗之名

如郭林宗者當如所白識秦別傳曰泰有人倫鑒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未行遭亂亡失汝何處得此人審於是止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耻以威刑肅物

永和穆帝年号晉職官志公府有令史宋百官志大將軍以下掾屬置令史

溫別傳曰溫以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荊州刺史在州寬和百姓安之令史受杖正

朱衣晉職官志曰主簿以下令史以上皆絳服即朱衣也過過打也稍掠也雲根一作雲眠反言而戲譏之

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式桓歆小字也桓氏譜曰歆字

叔道溫第三子仕至尚書

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捐

雲根下拂地足意譏不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

晉書淮南王允咸寧三年封濮陽王後徙淮南

殷浩始作揚州浩別傳曰浩字淵源陳郡長平人祖識濮陽相父羨光祿勳浩

太宗簡文帝時為撫軍太將軍

少有重名仕至揚州刺史中軍將軍中興書曰建元初庾亮兄弟何充等相尋薨太宗以撫軍

劉云襪如今人包袱之類王云襪被也取襪者欲投宿也

輔政徵浩為揚州從民譽也劉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

謝安秉政時兵卒供薪炊日斷舫本字方並舟也後加舟又單舟亦曰舫

謝公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

京都所以為大正在此等事中原中國洛都也并兼併吞貧弱而有之大元孝武年房強氏秦主苻堅本

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此輩何以

為京都續晉陽秋曰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

立大元中外禦強氏蒐簡民實三吳頗加澄檢

正其里伍其中時有山湖逋逸往來都邑者後

將軍安方接客時人有於坐言宜糾舍藏之失

者安每以厚德化物去其煩細又以強寇入境

不宜加動人情乃答之云卿所憂在於

客耳然不爾何以為京都言者有慚色

王東亭與張冠軍善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字祖

以學顯歷吏部尚書出為冠軍將軍吳興太守

會稽太守謝玄同時之郡論者以為南北之望

忽也按此評是

出京師為外官也

出京師為外官也

作吳郡太守

王云此似非愛兄之言
李云此是一等治化
風化政教

南史大明六年顓除安陵
王子綏後軍長史

李云非戲論也

翻呼會反

十言卷下

卷四

玄之名亞謝玄時亦王既作吳郡人問小令曰
稱南北二玄卒於郡
續晉陽秋曰王獻之為中書令王珣代之時人
謂大小王令珣別傳曰珣字季琰瑯琊人丞相
導孫中領軍洽少子有才藝善行書名
出兄珣右累遷侍中中書令贈太常
郡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唯與張祖希
情好日隆耳

孔思遠為後軍府長史雖醉日居多而曉明政
理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曰孔公一月二十

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

劉玄明甚有吏能歷武康山陰令政常為天下
第一南史曰劉玄明臨後傳翻代為山陰問玄

以舊政告新令尹論語楚
令尹子文事

能治縣之名二縣武康山
陰理治也
一外當今四五合中人食
也

沙門桑門同出家之都名

人負研財不還故研詣太
守欲使理之北史道研為
濟州沙門統資產巨富

王云此僧亦自可
無一作何

北邊東荊州後魏置即
淮南郡長流顏氏家訓云
少昊崩其神降于長流之

明日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玄明答曰我有奇術
卿家譜所不載南史曰傳翻北地靈州人祖僧
並著能名二縣謂之傳聖翻位至驃騎諮議孔
平仲續世說曰諸傳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
示臨別當以相示既而言作縣令唯日食一升
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也

蕪瓊為清河太守清慎無私有沙門道研求謁
意在理債瓊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無由啓口

弟子問其故道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

間何由得論地上事遂焚其券北史曰蕪瓊字
人父備魏衛尉瓊隨父在邊東荊州刺史曹芝
署為長流參軍齊文襄引為刑獄參軍每加勞

世說卷下

卷四

七

山少昊秋帝。主刑。長流之職。漢魏捕賊。塚耳。晉宋以來。始為參軍。上屬司寇。萬年。縣名。鷓鴣之小者。背上有杖痕。

情實也。漢老學菴筆記。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蓋始五胡亂華時。齊書。宣帝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祇當作務。炭幹叶韻。比史。寧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飲三年艾。不逢屈突蓋。語勢正同。

開元遺事。言所至之處。如陽春之煦物。攻力為之也。正色不語。鳳閣郎中書武后時有此名。酬飲酒作樂也。通鑑開元二十三年正月。都城醮三日上御五鳳樓。李云。即此。

勉也。楊德幹為萬年令。高宗朝。有宦官恃寵放鷓。不避人禾稼。德幹杖之二十。悉拔去鷓頭。宦者涕泣袒背。以示帝。帝曰。情知此漢。寧何須犯他百姓。宋。神。唐書曰。洛陽令楊德幹。矜酷烈。殺人以立威。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時語曰。寧食三斗炭。不逢楊德幹。

宋廣平愛民惜物。朝野歸美。人咸謂有脚陽春。劉昫。唐書曰。宋璟。邢州南和人。其先自廣平徙焉。璟少耿介。有大節。博學。攻文翰。弱冠舉進士。累轉鳳閣舍人。當官正色。則天甚重之。玄宗朝。累官尚書右丞相。封廣平郡公。

玄宗嘗賜醮三日。故飲酒罰金四兩。故以賜醮。為惠澤。唐無醮禁。賜醮者。上御五鳳樓觀者喧聚。作伎樂。高年賜酒麪也。盜樂不得奏。金吾白挺如雨。不能遏止。上患之。高力士。唐書曰。高力士。馮盎曾孫也。冒姓高氏。同三司。後除。奏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為人所畏。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雲溪友議曰。嚴安之。定之昆弟也。安之為長安。戎曹權過。京尹封氏聞見錄曰。安之為赤縣尉。力行猛政。

是樂安用奏樂。金吾秦為中尉。漢武帝名執金吾。顏師古云。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主先導。以禦不祥。古今注。金吾棒也。以銅為之。黃金塗兩末。聖曆初。嶺南討擊使李千里進二關兒。其一力士也。內官高延福收為假子。冒其姓。冒蒙也。猶圭璧之有冒。除籍。有罪。除名籍也。理即治也。雲溪友議。唐范攄著集成。定之疑當換之手板。笏也。晉宋以來。謂笏為手板。戎曹兵曹也。史記鄒衍傳。中國謂赤縣神州。今此則謂畿內之地。開成唐文宗年。延英殿名。通鑑注。唐中世。召對宰

術。太和三年為鄭滑行軍司馬。入朝奏事。占言對明辯。文宗嘉之。歷官檢校司空平章事。世說新語。卷四。主。開成中延英奏對李石。唐書曰。石字中玉。隴西人。機辯。有方畧。尤精吏。言。

相乃開延英太和文宗年
居河南道有鄭州滑州古
對見上。

中元七月十五日

蓋海集天地水氣主三界
三時首月之望候之故曰
三元為中書令故曰令公
輪通代也使各縣輪年免
稅唐書韋臯在蜀二十一
年三年一復租賦費蜀人
畫像以為土神家家祀之

成平宋真宗年号太平平
世也以爲年号者誤更張
政事弛者改而張之更激
罷蓋報告不許其建議之
事於下也湘山野錄僧文
榮著同年舉進士及第曰
同年每相親愛瓠本容物

嘗西蜀中元日詣佛寺見故劍南節度使韋臯

圖形百姓至者先拜而後謁佛臣訪於故老皆

曰方稅重令公輪年全放恩深於蜀今無此惠

澤追思益切唐書曰韋臯字武臣京兆人貞元

令封南康郡王檢校司徒中書

李文靖為相東都事畧曰李沆字太初洛州肥

事宏遠咸平中拜平章當太平之際凡有建議

務更張喜激昂者一切報罷曰用此報國湘山

日李公嘗被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兄為無

利害一切報罷聊以此補國耳今國家防制纖

文學上

淮南王著鴻烈二十篇楚詞註曰淮南王安博

大也烈明也言號淮南子自云字中皆挾風霜

之氣揚子雲以為一出一入字直百金漢書曰

子雲蜀郡成都人好學博覽少著欲家無儋石

餘為郎中給事黃門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

鄭玄在馬融門下融自叙曰融字季長右扶風

大將軍鄧騭召為舍人棄遊武都會羌虜起自

圖而右手劌其喉愚夫不為何則生貴於天下

也豈以曲俗郎尺之羞滅無限之身哉因往應

為南郡太守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

者無口喻無用也然疑當
作愧鹽鍊論秦法繁於秋
茶容於凝脂李云第一著
鴻烈書名楚詞注王逸作
一出一入揚子法言淮南
勸取焉尔乍出入注或
出經或入經與此所引義
不同此章言文勢之抑揚
故取蓋取西京雜記雜記
云劉安子自云字中挾風
霜氣揚子雲以為一出一
入公孫弘著公孫子言刑
名事亦謂字直千金此章
豈謬混之歟擔石通雅漢
以一石為石再石為擔言
人儋之也漢書注以才伎
召未有正官者謂之待詔
按謂待天子之問
論語夫子學無常師本傳
鄧騭召之非其好也遂不

應命客於涼州。又云融既
飢困乃悔歎謂其友人云
云。據圖言按圖籍而有天
下也。曲俗曲隨世俗也。一
云。巷曲俗習也。咫尺之羞
以就小官為羞也。往應鄧
之召也。高足本傳作高業
天文志云。言天休者。二家
宣夜周髀渾天渾天說。天
之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
包地外。猶卵之裹黃也。張
衡作渾天儀。前漢丁寬受
易田何學成東歸。何謂門
人曰。易東矣。融語本此。風
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
占吉凶也。隱術蓋諸隱秘
術。謂隱形術者。恐非圖緯
圖織緯候之書。去吏初玄
為鄉耆夫。不樂而去。第五
姓元先名。明帝馬皇后馬

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
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眾咸駭服及玄業成辭
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玄別傳曰玄少好
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
縣日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年二
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遂
去吏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
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觀每經歷山川及
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
名玄往從之參考同異季長后戚媪於待士玄
郡盧子幹為門人冠首季長所介紹得通時深
弗如也季長臨別執玄之恐玄擅名而心思焉玄
手日大道東矣子勉之

援之如融援兄余之孫嚴
之子也故云后戚精廬學
舍也不與後世專稱佛寺
同紹介也因人以見也
又鈔撮云當作有鮮能也
有不以下七字一句一說
融於經書有不解故使剖
析之凡七事式與弒同局
也史記曰者傳旋式正基
注旋轉也局上下方圓做
天地以楓子棗心木為之
我與汝不如也論語語委
巷謂街里委曲所為禮記
云是委巷之禮也夫人之
子指馬融此語出論語求
帖李贄初潭集作投刺帖
名帖謂求謁神秀為五祖
忍大師門人首祖謂諸門
人汝等各作一偈若悟大
意付衣法神秀作偈祖不

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
遂罷追玄竟以得免鄭玄名列門人親傳其業
何猜忌而行鳩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
或出求帖門人未可知也或如神秀之徒惠明
乎劉辰翁云皆其門人互相神聖所
傳不足多辨王世懋云註駁甚正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
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己注傳意
漢南紀曰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少行清苦
為諸生尤明春秋左氏傳為作訓解舉孝廉為
尚書郎九玄聽之良久多與己同玄就車與語
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
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注

世說新語卷下 卷四 六

許時嶺南慧能作偈乃授衣鉢為第六祖能辭去秀之徒惠明率眾逐之至大庾嶺欲奪衣鉢不能奪詳見六祖壇經傳燈錄大藏一覽等劉云式所以下追也其兆如此故知其死而不知出於逃遁之術也

泥中謂泥塗中毛公謂邑名者僻也賃備而取直也

明早明日早且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邨式微詩也毛公泥中衛邑名也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邨栢舟之詩

服虔既善春秋將為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

門生講傳擊虞文章志曰烈字威孝高陽安平人駟之孫瑗之兄子也靈帝時官至司徒太尉封遂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每當

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己稍共諸

生叙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

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

遂相與友善

蔡中郎從朔方還張璠漢紀曰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六世祖勳與鮑宜卓

新室王莽也

茂不仕新室父棧亦有清白行謚貞定續漢書曰邕通達有儒才博學善屬文伎藝術數無不精綜仕至左中郎將為王允所誅嘗避怨於吳顧元歎從學琴

書顧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中郎歎異之曰卿必

邕雖雅皆同字音

成致今以吾名與卿顧遂名雍吳志曰顧雍字

漢建安中改太常為奉常

連牧州郡皆有治迹歷奉常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第家人不知為人不飲酒寡言語孫權嘗曰顧侯在坐令人不樂位至丞相王世懋云貞定私謚也私謚惟陳仲弓陶淵明二人可當餘多出于子弟門人

荀爽以為不宜是也

陳孔璋草檄文成以呈曹公公先苦頭風是日

魏太祖武帝曹公操頭風

卽頭痛 翕然蓋起作兒
論語作之翕如也
本初袁紹字移檄其文相
似劉歆移書太常讓之是
也爲袁紹檄豫州文在文
選文中有極詆探祖騰父
嵩之語

馬四蹄本易知而不知是
專愚也

據本傳暉子頡頏子穆暉
穆之父也

崇厚論本傳載之

衡平也謂持論平正

辟雍天子學宮也
夷吾充之同郡人

孫卿卽荀子也漢人避宣
帝諱詢改焉

本傳注作王朗還許下時
人稱之

魏志注中都作中牟
建安中策命曹操爲魏公
說文冊符命也諸侯進受
於王者其札一長一短中
有二編也九錫韓詩外傳
云諸侯有德天子錫之一
車馬二衣服三帟賁四樂
器五納陛六朱戶七弓矢
八鈇鉞九柙鑿此冊文在
文選訓誥尚書文体
晉王司馬昭也 尊公稱
人之父詞 魏志注滿平
原太守亦以學行稱
魏志傳嘏嘗論才性同異

疾發臥讀孔璋所著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疾

魏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
章紹檄文卽琳辭也後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
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
乃上及祖父也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責

朱公叔耽學專精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

亡失衣冠顛墜院听其父以爲專愚幾不知馬

之幾足 張璠漢記曰朱穆字公叔南陽宛人父

穆少有英才學明五經性矜嚴疾惡不交非類

袁山松後漢書曰穆著論甚美蔡邕自至其家

尚敦篤乃作崇厚論

王文著論衡成中土未有傳者 袁山松後漢書

會稽上虞人幼聰明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

六儒論謝承後漢書曰謝夷吾薦充曰充之天

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孫卿近 蔡中郎到江

東得之歎爲高文恒秘翫以爲談助及還北諸

公覺其談更遠檢求帳中果得論衡一部 袁山

漢書曰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時人

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

論衡之益抱朴子曰時人在蔡邕帳中搜得論

衡捉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

潘元茂 文章志曰潘勗字元茂陳留中都人少

有逸才獻帝時爲尚書郎遷東海相未

發拜尚書作魏公冊命後漢書曰曹操自

左丞病卒 與訓誥同風元茂亡後王仲宣 王粲

別見 擅名當時

便疑此冊是仲宣所爲及晉王爲太傅臘日大

二

會賓客語元茂子滿曰尊君作魏公冊高妙仲

宣亦以為不如人始信是元茂作文多不載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

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

鍾會集而論之 既定坐 既定也或云定字衍 王云令人畏至此那得不 為所中 孟子觀其眸 子人焉慶哉 數智計也 諸葛誕據淮反 文王司 馬昭 子房張良字 淮南謂平諸葛誕畫計畫 也無遺策無失計也持此 持此大功也史記蒯通謂 韓信曰足下歸楚楚人不 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 持是何歸乎傳嘏字蘭石 李豐字安國王廣字公淵 凌之子按南史顧歡義學 明解孔稚珪共論四本歡 曰簡碩危而密宜國安而 疎士季似而非公深謬而 是總而言之其失則同

魏志曰會字士季少子也敏惠夙成中護軍 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知人會年五歲繇 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文才數精 練明理累遷黃門侍郎諸葛誕反文王征之會 謀居多時人謂之子房拜鎮西將軍伐蜀蜀平 進位司徒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謂所 親曰我淮南以來畫無遺策四海共知持此欲 安歸乎遂謀反見誅時年四十嘗論才性同異 傳於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 離也尚書傳報論同中書令李豐論異侍郎鍾 會論合屯騎校尉王 廣論離文多不載

世說箋本卷四終

